



加
1996
卷 2

小學考卷八

賈

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訓詁六

張氏

古今字詁唐志作古隋志二卷唐志佚

魏書江式傳曰式上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

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

今本字詁一卷存

陳鱣敘錄曰古今字詁三卷魏張揖撰所著有廣雅三卷埤倉二卷稊字誤字各一卷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及此今惟廣雅獨存靈嘗于羣書中采集埤倉彙為一篇茲復集古今字詁以附之按魏江式上表云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是字詁實承說文解字之統乃小學之大關鍵也惜乎今日僅存十一而其中亦有可辯者顏氏家訓勉學篇引云蝮古虺字按說文蝮蝮也从虫鬼聲讀若潰虺呂注鳴詩曰胡為虺蜴从虫兀聲則虺虺二義不得指為一字又引云刃支旁作刀劔之刀亦是劔字按說文劔劔曲刀也从刀奇聲無从支者則刃為俗體文選難蜀父老注引云𠄎今宏字按說文宏屋溪響也从宀左聲無从口者則𠄎為俗體一切經正法念經音義引云積古文錄積二形今作穰同按說文錄穰穰三字俱無則皆為俗體又引云誌今作識按說文有識無誌則誌為俗體安得謂誌今作識字它如一切經音義引云詩古文時靡今作搗稽首古文諸首之類皆有足據正江式所云方之許篇或得或失者也

周氏雜字解詁 隋志四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魏掖庭右丞周氏誤

周氏成解字文 七錄七卷 佚

曹氏彥字義訓音 七錄六卷 佚

三國魏志諸曹傳曰曹真字丹太祖族子也封靈壽亭侯進封邵陵侯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體皆為列侯

按七錄稱曹侯彥諡蓋以彥嘗為列侯也

殷氏仲堪常用字訓 七錄一卷 佚

晉書列傳曰殷仲堪陳郡人也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領晉陵太守喪居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復領黃門郎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元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與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既納元之誘為元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

顏氏之推訓俗文字略 隋志一卷 佚

北齊書文苑傳曰顏之推字介珉琅琊沂人也世善周官左氏學博覽羣書無不該洽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管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開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甚見

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

無名氏證俗音字略 隋志六卷 佚

顏氏延之詰幼舊唐志作七錄二卷 佚

荀氏楷廣詰幼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宋給事中荀楷撰

王氏長孫河洛語音 隋志一卷 佚

魏書咸陽王禧傳曰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于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維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 顧炎武日知錄曰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嗥夫子病之馱舌之人孟子所斥而未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入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將軍少年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間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啞聲北史謂丹陽王劉昶呵罵僮僕音襍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于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讓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會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左思魏都賦蓋音有則學徒不至 梁書儒林李楚夏者土風之乖也

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為梁人所笑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為兒師訓家是則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沈氏約俗說 通志三卷 佚

梁書沈約傳曰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篤志好學晝夜不倦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高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言十卷諡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

按約所著俗說其即本傳所謂通言乎通言本十卷疑宋時厯存三卷故通志云俗說三卷耳

劉氏齊釋俗語 通志八卷 佚

梁書孝行傳曰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家貧與弟杳敵相篤厲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盧氏辯稱謂 通志五卷 佚

周書盧辯傳曰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强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即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

張氏顯古今訓 通志十一卷 佚

國語 隋志十五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國語 隋志十卷 佚

鮮卑語 隋志五卷 佚

魏書鮮卑乞伏國仁傳曰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代祖祐隣并兼諸部部眾漸盛 魏書鮮卑秃髮烏孤傳曰鮮卑秃髮烏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闡統任初母孕壽闡因寢產于被中乃名秃髮其俗為被覆之義 北齊書祖珽傳曰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陳元康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難嫌其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

侯伏侯可悉陵國語名物 隋志四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國語真歌 隋志十卷 佚

侯伏侯可悉陵國語雜物名 隋志三卷 佚

國語十八傳 隋志一卷 佚

國語御歌 隋志十一卷 佚

小學考 卷九

國語號令 隋志四卷 佚

鄭樵曰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國語雜文 隋志十五卷 佚

魏書孟威傳曰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喻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

鮮卑語 隋志十卷 佚

周武帝鮮卑號令 隋志一卷 佚

周書武帝紀曰高祖武帝諱邕字禰羅突大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武成二年夏四月壬寅即皇帝位 北齊書高乾傳曰乾弟昂俠氣凌物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 北齊書孫奉傳曰孫奉字彥舉樂安人也會高祖命作檄文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

雜號令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劭俗語雜字 隋志一卷 佚

隋書藝文志曰秘書少監王劭撰 隋書王劭傳曰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少沈默好讀書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其采

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釋寶誌文字釋訓 舊唐志三十卷 佚

南史陶宏景傳曰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梁武帝尤深敬俗呼為誌公好為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卒

李氏少通俗語難字 唐志一卷 佚

顏氏師古匡謬正俗 唐志八卷 存

唐書儒學傳曰顏師古字籀其先瑯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為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薦授安養尉俄失職歸長安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瑯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詎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于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原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讓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為左邱明班孟堅忠臣遷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庭為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顏揚庭進表曰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為山庶進簣於崇高

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傳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陵之蠹簡俾備蓬山采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回天睦臣亡父先臣師古嘗謨匡謬正俗彙艸纔半部帙未終以臣疊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荒訛於斯矯革謹齋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祕書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緝五十四匹永徽二年三月十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崇文總目曰唐祕書監顏師古謨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譌繆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沒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祕閣 龜公武讀書志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訛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甫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爲彙艸纔半部帙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辨甚詳 錢曾敏求記曰匡謬正俗八卷揚庭表上其父師古所謨匡謬正俗云彙艸纔半部帙未終謹遵先範分爲八卷汪應宸謂此書尙非定本題所疑于尾如論語後不朱標毛詩字等類頗爲有識讀者勿以其跋語也而漫視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永徽二年其子符璽郎揚庭表上於朝高祖勅錄本付祕書閣卷首載揚庭表稱彙艸纔半部帙未終蓋猶未竟之本又稱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部則今本乃揚庭所編宋人諸家書目多作刊謬正俗蓋避太祖之諱改匡爲刊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列謬正俗則刻本偶誤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音及俗語相承之異攷據極爲精審師古一代通儒而拘於習俗不能知音有古今又不知齊梁以前無平仄四聲之別故其注漢書動

以合聲爲言遂開後來叶音之說如謂葬音臧誼議音宜反音扶萬反歌音古賀反爨音上聲怒有上去二聲壽有受授二音懸有平去二聲迴音戶登反皆誤以今韻讀古音如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讀龐皆誤以古韻讀今韻未免千慮之一失耳古人攷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家訓音證篇外實莫古於是書其邱區禹字之論韓愈諱辨即引之知唐人已絕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解都鄙二字詭爲獨解不知爲此書所已駁毛奇齡也書序序厥寶玉解春秋衛符詭爲特見不知爲此書所已引洵後人證據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鄭樵通志校讎略曰刊謬正俗乃樸記經史惟第一卷起論語而崇文總目以爲論語類知崇文所釋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今檢崇文總目樵說信然當時館閣諸人不應荒謬至此檢是類所列以論語三種家語一種居前次爲白虎通次爲五經鉤沈次卽此書次爲六說次爲經史釋題次爲授經圖次爲九經餘義次爲演聖通論皆統解羣經之文蓋當時仿隋志之例以五經總義附之論語類中雖不甚允要不可謂之無據樵不考舊文而務爲苛論遽以只看數行詆之失其旨矣

釋梵語 通志一卷 佚

北齊書斛律羌舉傳曰代人劉世清情性甚整周慎謹密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敕中書侍郎李德林爲其序世清隋開皇中卒於開府親衛

驃騎將軍 通志一卷 佚

顧炎武曰知錄曰後唐康福善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辨鴉錄 通志一卷 佚

西蕃譯語 通志一卷 佚

程大昌演繁露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孤禿髮語轉遂為吐蕃喃厮羅之父名錢連乃贊普也達怛乃鞞鞞也契丹之契語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常怪蕃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如捐篤身毒固無所奈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為邱慈何不徑以邱慈書之迺借用龜茲以待翻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加龜近邱而不完全為邱龜與邱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

張氏 大卿 國語類記 見馬祖常石田集 未見

馬祖常序曰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書襍然並傳觀乎黃帝帝嚳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開貨錢刀布鼎彝敦簋誌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作之變習不少相襲而其聲音文義相生相成百世一道我國家造蒙古書因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棍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宮者嘗比於孔氏之徒焉大僕經歷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講此有年矣大卿乃能綴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連類假借旁通者班班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曩讀曲壽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辨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疏其藉厚者其內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尙有考焉

王氏 伯達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 見趙孟頫松雪集 未見

趙孟頫序曰余嘗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閒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聖朝混一區宇乃始造為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古人有言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余於是書亦云

無名氏蒙古譯語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蒙古譯語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稱言語不通非譯者無以達其志今詳定譯語一卷好事者熟之則問答之閒隨叩隨應而無鯁喉之患云云似乎元代南人所記然其書分門編輯簡略殊甚對音尤似是而非殊無足取

托克托 遼國語解 一卷 在遼史 存

托克托序曰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為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駙顏師古李顏何超董衝諸儒訓詁注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官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為之稱號不有注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誤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顧炎武曰知錄曰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為官名號令而遼史初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于後代矣

托克托 金國語解 一卷 在金史 存

托克托序曰金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

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

火氏原潔華夷譯語 千頃堂書目九卷敏求記 存

黃虞稷曰太祖以前立素無文字發號施令惟借高昌之書製爲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文譯其語復取元祕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書成語刊行之 錢曾敏求記曰洪武二十一年翰林侍講史原潔以華文釋蒙古語三五堆梁而全其字核對訓釋而明其義輯錄刊布聖祖命劉三吾序之凡賜前元世系詔誥勅書咸用蒙古語成文特刊于後高皇撫綏勝國之苗裔其至德復絕今古矣 續通考曰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講火原潔等奉勅撰火原潔蒙古人書前有劉三吾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講火原潔奉勅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史原潔字之譌也前有劉三吾序稱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書後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復紐切然後成文繁複爲甚翰林侍講火原潔乃朔漠之族遂命以華文譯之聲音諧和隨用各足云云其分類編輯與蒙古譯語略同而差爲詳備然麤具梗槩漏孔多 欽定元國語解已有成書原潔此編直付之覆瓿可矣讀書敏求記文別載華夷譯語一卷云爲回回館所增定今雖未見其本然明人於翻譯之學依稀影響十不得一其書亦可想像而知也

無名氏增訂華奇譯語 千頃堂書目二卷 存

錢曾敏求記曰分類聚編上則番書中則漢譯下則胡音乃回回館新增者內府抄錄除此無別本宜祕之

陳氏士元俚言解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陳氏士元諸史奇語音義 千頃堂書目四卷 未見

朱氏諫方國殊語 千頃堂書目 未見

無名氏玉門重譯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王氏之珂閩音必辨 福建通志書目 未見

毛氏奇齡越語有繁錄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奇齡自序曰宋趙叔向作有繁錄采方言之切日用者編之成帙予考隨韻每有與越俗語相發明凡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韻多有之因略爲筆記名越語有繁錄昔唐時極詬隨韻名爲吳音豈吳人陸法言外或更有越人參其間與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編皆記其鄉之方言而證以古音古訓以爲與陸法言韻多相合因宋趙叔向有有繁錄故襲其名然叔向書多述朝制此則但一隅之里諺耳昔揚雄方言多關訓詁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均入之經部小學類中是編皆里巷常談似未可遽廁六經之末然舊唐書經籍志載李少通俗語難字新唐書藝文志載張推證俗音顏愨楚證俗音略李虔續通俗文皆在小學類中以類相從古有此例故今仍例之小學焉

胡氏文英吳下方言考 十二卷 存

文英自序曰余輯吳下方言考幾三十年矣庚辰歲攜質之同鄉錢鑄菴先生鑄菴擊節歎賞遂爲余序其首鑄菴名人麟少司寇稼軒先生之父也自幼好學迨易質未嘗釋手今鑄菴下世已十稔矣余恐一旦朝露有辜鑄菴期望之意故釋其端而梓之時乾隆四十八年八月 錢人麟序曰韻書始於周彥倫沈約論者謂吳音不可以槩天下然上有卿雲元首之歌下逮漢魏晉宋閒諸篇什案之韻書而未嘗不合蓋古人各以方音爲韻後人卽以前人之篇什爲案而以近代

之方音爲譜協之以韻通之以叶韻亦方音叶亦方音也且北音無入秦晉閒發聲無上元明以降閉音盡亡是中原之韻反不若吳音之具四聲又況字母起於華嚴等韻定於神珙方外之音儒者且受其範圍而可斥吳音爲不足用乎吳在商周閒爲荆蠻之地自春秋時有季札之德讓子游之文學遂爲文物之邦沿至典午南渡衣冠萃止迄於今而文章科第甲天下必欲驅天下從吳音固不足以服中原人士之心若夫以吳音証之經史諸書以參其離合此亦吾輩稽古審音者之責也自揚子有方言宋有常談之釋近日吾鄉趙豹三湯述亭諸公繼之是皆就常談而釋之獨胡子繩崖盡取古來四部之藏證諸吳音初讀駭其奇闢細案之而更服其諦當覺吾吳不可無此解古人尤樂得有是解則是書遂爲天下古今所不可少之書吾嘗謂人生五官之用皆出於人獨聲音之發則本於天經聲而緯韻聲分七音韻分四等此皆衝口而出自然而合是謂天籟等凡四順而引之必歸於喻音凡七逆而激之必變爲影凡四字之複一三奇同而母無一定二四偶同而母必歸來吳音二字之複其助字必歸心此皆自孩童墮地以迨垂老沒齒自通都大邑以及殊方遐俗靡不皆同是亦天籟也以六書分音等必注釋而其義始見必音切而其音始定此則以人工而協天籟也或文同而義異或文異而義同或義同而音同或義異而音異皆無足怪惟文同義同而音異斯則方音爲之也今繩崖爲之注釋其義音切其音習見以爲無文者有文無義者有義且使古來四部之藏皆爲吾吳咳唾之所及而吾吳街談里諺盡爲風華典雅之音是非所謂人工而協天籟者歟余爲之撫掌稱快因急勸付之剞劂非徒藉是以彰吳音之黯與古合也將使好學深思之士師繩崖之意凡所讀書及所聞街談里諺一字一句皆援古証今必求其意義之所在則繩崖之爲功於後學者大矣顧或者疑其穿鑿則繩崖固所不屑辭又或驚其闕博則猶淺之乎視繩崖也抑又有爲繩崖進一解者繩崖汲古好學惟於宋元

以後之書爲少所采夫音以方異亦隨時而變今拒宋元以後尤近則夫宋元以後之書尙更有可采者乎敢以質之繩崖

小學考卷八終

小學考卷九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一

史籀 漢志十五篇 佚

漢書藝文志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許慎說文解字敘曰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曰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揚雄法言曰或欲學倉頡史籀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應邵漢官儀曰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歲滿為尚書郎 衛恆書勢曰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唐元度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籀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之解說晉世此篇廢今略傳事體而已 翟者年籀史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總天下字一以會意會意為書法之壞自籀始 林光朝曰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體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曰歐陽公指石鼓文為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

按漢書元帝紀曰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大篆又貢禹傳曰郡國擇便巧史書者召為右職故俗皆曰何曰禮義為史書而仕宦又王尊傳曰司隸遣假佐蘇林注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又嚴延年傳曰善史書史書奏成於手中後漢書安帝紀曰年十歲好學史書李賢注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曰教童幼然則漢時多重史書但考漢志傳史籀十五篇王莽時又亡其六則漢時所習者止建武中所獲之九篇李賢注蓋有誤按今所傳石鼓文相承召為史籀作史篇亡

而文厘有存者許君說文解字敘曰今敘篆文合曰古籀如首文从篆則重文載古作某籀作某若重文載古作某篆作某則首文即从籀可知也

八體六技 漢志八篇 佚

漢書藝文志曰漢興蕭何州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曰上乃得為吏又曰六體試之課取者曰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曰通知古今文字摹印信書幡信也 許慎說文解字敘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蕭何州律律學僅十七曰上始試諷籀書九千乃得為吏又曰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取者曰為尚書史官或不正輒舉劾之 又曰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曰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曰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曰書幡信也

按八體六技當是漢興所試之八體合曰亡新改定之六書技字似誤蓋曰古文奇字易大篆刻符署書及書篆書即小篆左書即隸書繆篆即摹印鳥蟲書即蟲書漢興所試用秦八體不止六體許氏說文敘甚明故江式論書表孔穎達書正義俱从之班氏藝文志既用七略載八體六技之目而敘論曰八體為六體深所未論隋志亦沿其失

李氏 斯 倉頡 漢志一篇 佚
史記李斯傳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西入秦秦王拜斯為長史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尉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二十

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偁始皇威德齊人滔于越進諫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者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曰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曰愚百姓使天下無曰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曰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漢書藝文志曰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許慎說文解字敘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殘滅 羅氏曰其篇雖名祖倉頡而實異史籀 楊時曰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之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況數千載之後乎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原可知矣 鄭樵志曰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 吾邱衍學古編曰倉頡十五篇即是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慎分為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久滅此為字之本原豈得不在後人又并字目為十四卷曰十五卷著敘表人益不意其存矣僕聞之師云

按李斯作倉頡篇首始有倉頡句遂曰名篇猶史游之急就也爰曆博學等名放此鄭注周禮引倉頡鞞篇又引柯橛篇許氏說文敘偁俗儒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詞有神僊之術焉此七章中之篇目可考也郭璞注爾雅引倉頡篇曰考妣延年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倉頡篇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殘滅此七章中之語句可考也至吾邱衍誤曰倉頡為十五篇且謂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此乃其師說之繆不足信也

趙氏高爰曆 漢志六章 佚

史記李斯傳曰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使皆從 又秦始皇本紀曰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 漢書藝文志曰爰曆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

按漢書張湯傳曰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爰換也曰文書代換其口辭也劉奉世曰趙高作爰曆獄吏用之啟昆謂爰曆篇漢書閭里師已合在蒼頡篇中當時獄吏必不專用爰曆或秦泐相沿尚襲其名耳

胡毋氏敬博學 漢志七章 佚

漢書藝文志曰太史令胡毋敬作 又曰倉頡爰曆博學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書閭里師合倉頡爰曆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

司馬氏相如 凡將 漢志一篇 佚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以嘗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侍郎非其好也客游梁著子虛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爲郎數歲其後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奏賦拜爲孝文園令相如已死遺札言封禪事奏焉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艸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漢書藝文志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隋書經籍志曰梁有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亡 程大昌演繁露曰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元帝時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矣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鍾磬竽笙筑坎侯

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瑟笙篪琴筑等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總事以便小學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按說文解字口部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嘯喻俗本舞上有謂字宋本無之當卽凡將篇句又文

選蜀都賦注引云黃潤鮮美宜制禪菽文類聚樂部引云鍾磬笙竽筑坎侯陸羽茶經引云烏啄桔梗莞華欸冬貝母木葉萋草芍藥桂漏蘆蜚廉藿菌苜蓿白斂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皆目六字或七字爲句體同急就惟所云白斂白芷與班志云凡將篇無復字不合至說文禾部稟字引司馬相如曰稟一莖六穗乃其封禪書語也

史氏游急就 漢志一篇 存

漢書藝文志曰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 張懷瓘書斷曰章艸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情遂以行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黃伯思跋曰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曆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眞皆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母樽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填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既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弓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己丑歲十月朔 顧炎武日知錄曰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卽位元

年敕臣解急就章劉芳誤急就篇續注音義釋二卷陸暉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讀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明初武官詰教用二十八宿章字

崔氏浩 解急就章 隋志二卷 佚

魏書崔浩傳曰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少好文學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天興中給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襲爵白馬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司徒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浩既工書蓋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 顧炎武日知錄曰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疆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起漢北以漢疆為諱故改云代疆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無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豆盧氏急就章 隋志三卷 佚

北史豆盧寧傳曰寧昌黎徒河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王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就是

按豆盧氏急就章隋志不載其名今述北史以著其得姓之由云

劉氏芳 急就篇續注音義證 三卷見北史 佚

北史劉芳傳曰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倉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多加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城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

曹氏 急就章解 舊唐志一卷 佚

顏氏 急就章注 舊唐志一卷 佚

顏氏 師古 急就章注 舊唐志一卷 存

師古自序曰急就篇者其原出小學家昔在周宣粵有史籀音演暢古文初著大篆秦兼天下罷黜異書丞相李斯又撰蒼頡中車府令趙高繼造爰曆太史令胡毋音敬作博學篇皆所以啟導青衿垂法錦帶也逮至炎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俾效書寫多所載述務適時要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閒列於祕府雖復文非清靡義闕經綸至於包括品類錯綜古今詳其意趣七句實有可觀者焉然而時代遷革亟經喪亂傳寫湮訛避諱改易漸就無舛莫能釐正少者闕而不備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已私流宕徒浪忘返至如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遞相承稟猶競習之既無良師祇增僻謬若夫縉紳秀彥膏梁子弟謂之鄙俚恥於窺涉遂使博聞之說廢而弗明備物之方於茲寢滯師古家傳蒼雅廣綜流略尤精訓故待問質疑事非稽考不妄談說必則古昔信而有

徵先君師古父

思魯常欲注釋急就以貽後學雅志未申昊天不弔奉遺遺範永懷罔極舊得皇象鍾

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備加詳覈足以審定凡三十二章究其真實又見崔浩及劉芳所

注後魏太宗元年敕崔浩解劉芳續注音義證三卷人心不同未云善也遂因暇日為之解訓皆據經籍遺文先達舊旨

非率愚管斐然妄作字有難識隨而音之別理兼通亦即茲載可以祛發未寤矯正前失振幽翳

之學據制述之意庶將來君子裁其衷焉羅願跋曰右急就一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祕書監顏

師古為之解訓此書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世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

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訛脫顏本不分章象所寫三十一章而已國朝至道

中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給獻以下百二十八字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

蓋起於後漢按舊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章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鄙縣以世祖

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竝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近時豫章黃太史

手校本出於太和縣人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詳略不同會戶

部郎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汝道欲自正傳廣之乃錄至道御書三十四章登於卷首且用今禮部

侍郎眉山李公燾所藏顏解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清之家本寫之次於御書正文之後益

考驗同異附以黃太史所箋升注為大字以便觀者可傳於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

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濫觴乎小學之原而涵泳乎大學之海

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倉頡爰曆博學等篇然天下

方專學法令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所玩自童幼鄙之以為足記

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兼崇字

學吏民上書頗劾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

童所記至九千字鳥觀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

為此書使操觚學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篇皆稍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

有所補益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隸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艸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

不察游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據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理

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為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

曲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慕趙盾需拳解距虛即蚤蚤以檻車膠為膠人之目謂老復

丁為獨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願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於

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監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

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亦因有啟焉淳熙十年十月望日 晁公武讀書後志曰漢史游撰唐顏

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稊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

難知者緩急可就者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王氏應麟急就章注 四卷 存

宋史儒林傳曰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

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

博學弘辭科是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遷禮部侍郎兼中

書舍人尋轉尙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疏不報遂東歸後二十年卒所著有補注急就篇六卷 應

麟自序曰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範四學堯人堯柯楊張玉四字凡將見

文選注藝文類聚者唯黃濁纖美宜制禪鐘磬等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唯戶扈郭

三字其厘存者急就篇而止耳隋唐志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蘭入小學書之李鉉九歲

入學書之月餘即通李繪六歲亦通此章是以其學至唐猶傳顏師古祖之推嘗為之注淵源有
自來矣蓋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倫類不通不足為善學嘗觀眾仲對氏族師服申縉論名子籍談
忘司典之後景王以為譏衛侯以辟疆為名周人不肯受繫之以姓著於世本字而不名貴於春
秋故始之以姓氏名字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備錄衣服飲食之制陶弘景讀書萬卷尤
明醫術本艸韓文公謂禮樂名數方藥之書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致知在格物觀物以觀我生
故次之以服器百物周書言學古入官子產云學而後入政董仲舒以春秋斷獄雋不疑以經術
決事若授之以政不達宋泉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到於今羞之故終之以文學法理器無非道
學無非事其義不可須臾舍也鴻生鉅儒不敢以小書忽焉輒州名撫奇字悉放其體諸經義疏
引之者五引司農少府國之訓左傳正義引黃帝岐項 界或後漢書注引之者一引張敏傳注
律存韻書亦援以言姓氏班孟堅之用禱飾潘安仁之用乘風王禹玉之用奇賦宋景文之用韜
釋朱文公之用老復丁至於不借選條臆翁無等雙之語臨川山谷詩皆采掇之博觀而約取之
而隸自隸而稟鍾王之後以意行書先漢遺文古事寔以瞻昧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顏
之推注解軼而不傳昔以字為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覩者俗書溢於簡牘書音流於諷誦鬻浮
踵視名物數度若弁髦而大學之基不立迺因顏注補其遺闕擇原本之善訂三寫之差以經
史諸子探其原以爾雅方言本草辯其物以詩傳楚辭叶聲韻以說文廣韻正音詰若閭閻之相
混得以釋文摘撮之所出取於莊子稽極之誤因說文通釋而知利親勝客之類因史記漢表而
見黃當作簡輅當作操壘當作至實事求是不敢以臆說參焉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李斯作
倉頡篇後人附益末章乃有漢兼天下此篇齊國山陽兩章亦然略解其義綴於下方夫物有本

末理無小大循序致精學之始事也雖然耄學而為童習其能免玩物愛奇之失乎 四庫全書
提要曰漢書藝文志注稱游為元帝時黃門令蓋宦官也其始末則不可考矣是書漢志但作急
就一篇而小學類末之敘錄則稱史游作急就篇故晉夏侯湛抵疑稱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
急就通甲子北齊書稱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或有篇字或無篇字初無一定隋志作急就章
一卷魏書崔浩傳亦稱人多託寫急就章是改篇為章在魏以後然考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
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案此蓋引王愔文字志之語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
行之是也然則所謂章草者正因游作是書所以變草法書之後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
耳今本每節之首俱用章第幾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稱急就篇乃偶然異文也其書自始至
終無一複字文詞雅奧亦非蒙求諸書所可及玉臺新詠載梁蕭子顯烏栖曲有翫邊襍佩琥珀
龍句馮氏校本改龍為紅今檢此書有繫管琅玕虎魄龍句乃知子顯實用此語馮氏不知而誤
改之則遺文瑣字亦頗賴以有微不為童蒙識字之用矣舊有曹壽崔浩劉芳顏之推注今皆
不傳惟顏師古注一卷存王應麟又補注之釐為四卷師古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齊國
山陽兩章止三十二章應麟藝文志考證標真定常山至高邑句以為此二章起於東漢最為精
確其注亦考證典核足補師古之闕別有黃庭堅本李燾本朱子越中本字句少有異同應麟所
注多從顏本蓋以其考證精深較他家為可據焉

按孫觀察星衍說急就篇致異一卷自序曰急就章漢史游所作蓋草書之權輿唐張懷瓘十體書云按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謂之章草書斷云懷瓘案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加其流連上下之草書謂之章草章連或借上字之終而為下字之始呼史游草為章因張伯英草而也其文比篆隸為流連故名急就草書之始蓋出於篆或以謂解散隸體疊書之非也斷書

云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
救速遂作草書之書蓋今之草是也又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姚察曰草指也蓋
草創及屈原屬草草疑即草書又始於史游矣歷代傳摹急就漢有張芝書斷云張
草絕云其草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今世所崔瑗清和書畫勢似
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為真皆草書而伯英書祇有鳳爵鴻鵠等數行崔瑗道家藏名蹟有
游急就章魏有鍾繇玉海引太宗實錄云先是下詔求先賢墨蹟吳有皇象晉有衛夫人王
羲之就見唐顏師古序又陶弘景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索靖東觀餘論云靖所書乃
轉而下纜七百五十字此本已蓋后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紹興甲子偶就
秘書閣黃長睿雙後魏有崔浩魏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
如唐有陸柬之見宣和時人又多臨本宋米芾寶章待訪錄云皇象急就章宋有太宗御
書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給獻以下百二十八字凡為章三十四
此兩章蓋起於後漢東坡集云終黃庭堅李仁甫朱文公皆有刻本見元有鄧文原汪
南太平宮有太宗急就章一卷黃庭堅李仁甫朱文公皆有刻本見元有鄧文原汪
珣王珣明有仲溫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波撇小異耳俞和見王世
注之者有後漢曹壽舊唐書經籍志急就章魏劉芳北史本傳芳急就章周豆盧氏隋書
卷急就章三齊顏之推舊唐書經籍志急就章魏劉芳北史本傳芳急就章周豆盧氏隋書
載碑本文字異同皆合則即王應麟所引碑本也所存注解惟顏師古及王應麟本餘無
存焉葉夢得石林燕語史游急就章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為吳皇象書摹張郡公家本文
云索靖草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紹興甲子偶得祕書郎黃長睿雙鉤所摹於福唐
按今紹聖本纔一千三百九十九字前題史游名知即索靖本故大學士梁國治有臨本
字小於紹聖本缺字較少不言據何本而相國書脫誤亦多二章所不使作不便三章舒
貨作資條十章奏作夾十七章予與脫與字十八章轅軻脫軻字轡予惜顏注本既不依
勒脫勒字廿一章作兩鳩字廿二章釋文以忘為惡響為盈之類

古本分章玉海所稱碑文異字核之今帖尚有遺漏因以帖本為定校各本文字為考異
一卷漢時小學書有倉頡爰曆凡將勸學諸篇皆軼不存惟藝文志所載急就有完本又
可彷彿史游筆法中多古字古音皆蒼頡中正字先於許氏說文其羅列名姓諸物五官
者姓不與名連屬名取嘉名諸物五官舉其大略備世行用不獨初學於此究心亦通人
所宜實事求是故鄭康成孔穎達注經李賢注史皆引此書今按其文妙作妙藏作臧隸
釋作索擇奩作藪莧作比筮篔作空候纒作疆鞞作茸駟驢作距虛脹作張癩作顛葶蘆
作亭歷潔作絜境作竟皆可以證俗書之謬凡从竹之字寫為艸可知箱即箱字簡即簡
字而本草經青箱子及詩秉簡亦俗書也詩釋文云本作簡此即後世既不識草書故各
本所釋急就亦有歧舛如以榮為崇昌為岡他為化尊為苟繁為索稽為皆鞞為鞞骨為
曾治為詔之類尤數之不能終而十一章導見漢書及說文今釋為導廿八章文有狸兔
飛角狼麋麋按說文角是兔之籀文音丑略切今釋為兔字獸之屬安得有鳥名卅章文
有騶覺沒人檄報畱馭即驟省文或釋為聊或為輒俱不詞矣昔三代古文為秦變篆為
隸嘗恨孔壁諸經亡於西晉竟無傳本邯鄲滄三體石經僅存一二於隸釋韓愈所稱李
陽亦有科斗孝經衛弘官書兩部合一卷亦不可見急就變草書為真字有樞本可以按
勘老成典型庶幾不墜歟夫草從篆生故武字先書戈後書止以止包戈無字上為卅下
為亡省大省林稟从禾釜从父鹿頭从廿卷首从采也真出於草故葩誤則為化修誤則
為脩嫺誤則為嫺疊誤則為疊一隅可以反三後世字體與小學屢變而失其初草則
字字區別一變為今草再變為懷素張旭書而上下牽連矣蒼頡急就說文古字假借轉
聲已周於事一變為字林玉篇而偏旁滋益近鄙別字且行於經典矣予於此篇備述原

流以貽知者莫以正定文字若其箋釋已有顏王或疑史游以元帝時為急就章而史稱
元帝善史書即為見其書而善之是帝能為章草亦或然也嘉慶三年青龍在戊午
戴氏表元急就篇註釋補遺 三篇見剡源文集 未見

表元自序曰古之君子不以道廢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農匠庖祝之賤猶且親為之
粵大聖人亦莫不為若黃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
殫力疲飢為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為而問之以目睫之事
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業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惑耶余之
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輒畫年益長而悔之乃
始拊膺持頰以自刻厲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為不切於事每至耕鋤之
餘酬畫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黃門令史游所撰唐弘文
館學士顏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絕無音訓注之所及
疑義尚多竊不自量為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說載於左方嘗觀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
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章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為
師公私宦學轉相受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注猶近古哉
李氏孝謙急就章解 浙江通志書目一卷 存

張時徹寧波府志曰李本字孝謙以字行鄞縣人著急就章解
萬氏光泰急就篇補注 續通考二卷 存

杭世駿詞科掌錄曰萬光泰字循初秀水人廩生浙江總督上蔡程公薦舉博學弘詞乾隆丙辰

入京舉京兆秋試循初少年有高才詩骨秀朗小詞溫麗如周秦體弱不勝衣而文章氣奪萬夫
罷後客津門查氏著轉注緒言二卷漢音存正二卷遂和堂類音辨一卷 光泰自述曰史游急
就篇顏師古王應麟二注詳矣首七章言姓名姓氏未延年鄭子方等類顏以宋鄭為姓延年子
方為名王亦仍之竊意史氏必皆姓名兼舉如韓魏唐柏杜楊尹李桑之例二注偏舉未盡因取
可考之氏補注其下未見者缺焉篇中兩句一韻舊以伊嬰齊閭歡忻為斷章頗失其本茲以一
韻截為一節若乃屈宗談宰安期宜韻而不韻字經三寫或者猶有誤焉

歐陽氏修急就章 一卷在本集 存

胡翰跋曰文忠公在史館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筆而餘力顧有及於小學家之流其文蓋本漢
黃門令史游而稍變其體昔游倣凡將為急就篇末敘長安中涇渭之術後人增以齊國山陽二
章意公取州名哀次者亦緣此也公之手澤在人間往往獲見於兵火之餘皆行書片紙未有若
此之凝重茂美終卷無一字苟者自當與其文共傳為世所寶也今上人賢公以為艸堂所蓄舊
物不欲輒出示人吾恐非文忠之意故常欲取象鍾繇王羲之所書漢急就章與此合為一卷
模而刊之備小學一家以廣其傳云

王氏應麟姓氏急就章 一卷 存

王氏禕急就章 三篇在忠文集 存
禕序曰急就章小學之流也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始為之初秦李斯等作蒼頡爰曆博學等篇
而漢興以來徒隸之字是用字學日以不正游乃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為三十二章東漢杜
度張芝善篆法用以為此章號草世遂為艸書起於游而不知游所用者本正字也其學至唐
猶傳蓋所傳者讀而其體則無傳矣宋大儒廬陵歐陽公及四明王應麟復以州名姓氏為之則

皆棄其體而用其讀者然今之習其讀者固已鮮也余治經之暇偶取禹貢詩周官山川草木鳥獸六官之名為三篇以示諸子姓始猶續古小學之遺意非敢為博雅君子道也

李氏長元尚 漢志一篇 佚
班固曰成帝時將作大匠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揚氏雄訓纂 漢志一篇 佚
漢書藝文志曰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 又揚雄傳曰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 又曰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曰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 許慎說文解字敘曰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曰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按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鄂三字一也王伯厚指為篇中正文攷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

揚氏雄別字 漢志十三篇 佚

揚氏雄倉頡傳 漢志一篇 佚

揚氏雄倉頡訓纂 漢志一篇 佚

按揚雄倉頡訓纂隋經籍志已不列其目蓋其亡久矣說文解字肉部臚引揚雄說鳥臚也臚引揚雄說金从宀舛部引揚雄舛从足舂晶部疊引揚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

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宀糸部絳引揚雄曰為漢律詞宗廟丹書告手部捧重文拜引揚雄說拜从兩手下又龜部量引揚雄說量量名廣韻量引倉頡篇蟲名知卽訓纂也又說文解字由部舛引杜林曰為竹管揚雄曰為蒲器斗部幹揚雄杜林說皆曰為軛車輪幹揚與杜並有倉頡訓纂故許君亦兼引之也至氏部引揚雄賦曰響若氏隳偃賦者曰別於訓纂也

杜氏林倉頡故 漢志一篇唐志二卷 佚

漢書藝文志曰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杜鄴傳曰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 又曰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隋書經籍志曰梁有倉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姚寬西溪叢語曰杜鄴子夏尤長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園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倉倉頡篇訓纂篇滂喜篇三倉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倉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勳作滂喜篇故曰三倉梁有倉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慶及小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枉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東晉張揖字詒漢張衡傳注有倉頡篇漢安紀注云倉頡篇云耶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特善倉雅蟲

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郎法言學倉頡史籀篇注謂多知奇難之字三倉訓詁三卷埤倉二卷並張揖撰廣倉一卷樊恭諤見唐經籍志又有郭氏字指何承天纂文又有呂忱字林郭璞三倉解詁阮孝緒字略新唐書藝文志曰杜林倉頡訓詁二卷按說文解字艸部董引杜林曰蕩根芎引杜林說菱从多蓋引杜林說艸華蓋兒米引杜林說亦朱米字巢部專引杜林說曰為貶損之貶而部耐云耐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杜林曰為法及之字皆从寸水部涓引杜林說夏書曰為出鳥鼠山耳部耿引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女部嫫引杜林說嫫醜也嫫引杜林說加教於女也嫫引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為嫫由部斷引杜林曰為竹管鼈部鼈引杜林曰為朝旦斗部幹引杜林說輶車輪幹史記索隱引杜林云豺伯貊白色皆倉頡故之文也

賈氏勛 湧喜篇 隋志一篇 佚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郎中賈勛作湧喜篇 北史江式傳曰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倉頡九章趙

高造爰曆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三卷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

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接記湧喜為下卷故稱為三倉 徐鉉曰賈勛以三倉之書皆為

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

張氏揖 三倉訓詁 唐志二卷 佚

按張揖三倉訓詁三卷隋志無之惟見唐志 晉書郭璞傳曰璞好古文奇字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著三倉方言皆傳於世 隋書經籍

志曰秦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勛作湧喜篇故曰三倉

按郭璞注三倉亦稱解詁原書已亡於宋其見於傳注字部類書內典所引者近孫氏星衍輯為一書凡三卷所采張揖訓詁及郭璞解詁皆存郭璞之名惜無可別者尚多

今本倉頡篇 二卷 存

孫星衍序曰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閻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詁一篇為二卷者杜林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詁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曆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勛湧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於隋倉頡三倉及故亡於宋然自漢及唐迄於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刺其文誤為三卷訓纂解故即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於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詞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即倉頡篇也許君云電揚雄說匱蟲名廣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即訓纂許君云形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應劭以為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亦云耐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知說文稱或从即倉頡訓纂也今皆取之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稱訓纂鱗蛇魚也疑即是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鄠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為蒼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今無取也杜林書亡見於隋志故唐人引蒼頡三倉多稜反語實出郭璞為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據矣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慄慄叵假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

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彙標正文都由考據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僅試韻籍書為吏又以八體
課取為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為業暇則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故其時學
人能通古文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據如揚雄司馬相如陸機等所著詞賦猶取爪音於
專音吹諸文六代翻譯禪經惹衣笏烏鴉之屬亦多借蒼雅難字豈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
者歟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遍記行用之字數千而已官
府吏民文簿滋繁字或不給於是造為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筆授代筆控代宅及
豎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諸儒說文又以如心為恕立心如一日為恒教者教乎孝故從孝以
此而言甚於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國家廣求遺書藏於祕閣其有佚者儒臣皆依永樂大典謄
集成編說文既盛行於時惟蒼頡不可得蒼頡者許君所據特成於版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
書本訓故有異於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部用章訓強本蟲也而以為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
於說文者若爨从冂象持飯而以為持任爾从爾省而以為芾聲有長於說文者若臙臙俱臙也
而以臙為多汁臙為少汁臙帛也而以為襍帛繡絮也而以為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
覽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彌月始獲一見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官
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蒼頡為多隨加鈔撫兼采儒書閱五年矣
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博雅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
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星衍又嘗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乾隆四
十九年太歲在甲辰十一月十日謨在陝西撫署 畢沅序曰孫明經以乾隆辛丑刊所集倉頡
篇於西安節署予為序而行之閱五年明經刺取書傳所得益多又以曩刻篆文不通於俗遂復
刊於大梁仍屬予序予以為漢世小學書存者惟有急就說文說文本諸倉頡倉頡既佚故說文

之訓不可明世反以疑叔重之語按鄭司農注周禮有秬稊麻苴之言四字當即蒼頡篇則說文
以苴為小未之義明推之以宋為居萬為蟲之屬皆本三倉無足怪矣今說文盛行倉頡不可得
予嘗游祕閣見永樂大典尋檢此書亦無完篇明經博窮書傳自六經子史傳注類書釋道三藏
靡所不覽凡得數千言倉頡皆古文傳寫者或亂其本唐宋人所引多未審正明經又善解六書
甄別俗字往所考證經典以春秋傳以戴陳事之戴為當是若爾雅山左右有岸屈之為當是屈
一時注經人多取其言今觀是篇若以凸為由之據廣韻匊躬為匊躬之據廣雅艷為癰之據論
衡寫為鴉之據說文庶為膺之據漢書之類旁所添注皆非臆說明經所著復有九經正俗字考
亦仿此例其書未成予向著經典辨證文字書頗為好小學家所行用又著詩詁一書於中考證
文字似勝陸元朗唐元度諸人皆援引古書是正今文他日出與明經讀之知必首肯今世之小
學家有錢少詹事辛楣王水部懷祖江處士叔澐段大令若膺及錢判官孫明經皆予所素稔予
亦雅好此學魯哀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周公政成著周官又著
釋詁其訓多自與諡法解相同毛氏亦稱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登高能賦
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可以為大夫則知古人之學固通於政蒼雅之學宜亦
予序業及之也明經從予遊五六年悉其致學之苦心因為述梗槩如此乾隆五十年太歲乙巳
序於大梁節署

張氏 摺 坤 蒼 隋志二卷 佚

魏書江式傳曰魏博士清河張揖著坤倉廣雅古今字詁坤廣綴拾遺漏增長字類然陳雷邯鄲字詁方之許篇或得或失 涑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
三字石經於漢碑西 封演聞見記曰坤倉廣倉字指字詁字苑字訓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互相

祖述名目漸多

今本埤倉 二卷 存

陳鱣敘錄曰魏張揖撰埤倉二卷按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為博士多聞古藝特善倉雅後魏江式稱其與陳雷邯鄲涪齊名所著別有廣雅三卷古今字詁三卷禘字一卷又三倉解詁三卷解司馬相如傳一卷而陳壽三國志不為立傳良可惜也揖之書隋唐志並載其目今惟廣雅獨存餘皆亡逸然自晉梁訖北宋傳注字部類書釋典俱有引埤倉者知即亡於南宋時矣鱣少時嘗從所見羣書中集為一卷第隨各書采錄未及詳校乾隆五十四年客京師始補治之用說文或失如苾為大香諳為告曉之屬瞞為明察髀為尻骨之類皆與說文合又如譖多言也揀擇也按說文作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彡東分別簡之也从東从八八分別也此詹旁加言東旁加手實為贅矣至其說有可引互證經典者如箱序也字或作廂按說文有箱無廂急就篇云東箱觀禮云俟於東箱漢書周昌傳云呂后側耳於東箱得此序也一訓然後知今本爾雅之作東西廂為後人誤改或體字也又云拱大戈也按爾雅云櫜謂之柁大者謂之拱說文無拱字今互證之可引定彼拱之為拱更可定此戈之為弋也又云瓔瓔石似玉也案說文云瓔石之似玉者而無瓔字山海經云瑜次之山其陽多嬰垣之玉郭璞注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畢尙書新校正云或作根者當為瓔今互證之可引定彼根之為瓔更可引定此瓔之為嬰也埤倉與廣雅相表裏故其說有與之同者廣雅云經梳謂之杓此云杓凡織先經以杓梳絲使不亂出廣雅鼓鞀謂之柘曹憲音義鞀或從壺此云鞀鼓柘也亦有與之異者廣雅眩聾也此作眩聲貌廣雅云標擊也此作拋擊也按說文無拋止作標耳至眩杓標板等字悉是俗體今於說文

所無之字旁標正文皆由考據而非臆見疑則闕之注引俗字夫載籍極博聞見難窮補遺正誤是所待於俊哲之倫矣鱣著說文解字正義盡讀倉雅遺書每於古訓遺文單詞片語零行依附獲則取之以資左證自病孤陋多致疏違比來京師幸得親炙於當世賢豪有若邵二雲編修之於爾雅王懷祖侍御之於廣雅孫淵如編修之於倉頡篇任子田禮部之於字林具有成書小學之興於今為盛鱣於是編而外更采集聲類通俗文等書因編校埤倉既竣而述其大略如此以質之數君子焉

樊氏 恭廣倉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梁有廣倉一卷樊恭誤亡

今本廣倉 一卷 存

陳鱣敘錄曰樊恭誤廣倉一卷魏江式論書表所謂埤廣綴拾遺漏增長字類封演聞見記所謂埤倉廣倉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者也魏徵等稱其書已亡然唐初著述家往往引之如李善文選注引云性用心并誤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云種短矛也標靡成也皆俗字大約與廣雅相侶暇日輯為一編次之埤倉之後焉

王氏 家植 三倉學 見山東通志列傳 佚

山東通志傳曰王家植字木仲濱州人萬曆甲辰進士官編修以博學名著有三倉學四書禮經勤說史蒼史鑿莊岳等書行世

班氏 固 大甲篇 七錄一卷 佚

漢書班彪傳曰彪子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目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

遷為郎典校祕書帝使終成前所著書至建初中乃成永元初竇憲出征匈奴呂固為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及竇氏賓客皆逮考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歲所著凡四十一篇

班氏固在昔篇 七錄一卷 佚

按漢書藝文志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章昭注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倉頡下篇三十四章中今考隋志所列大甲在昔二篇亦疑即倉頡篇中之二也說文解字亦引班固說

崔氏環飛龍篇 七錄一卷 佚

後漢書崔瑗傳曰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達善待之因畱游學遂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章官歎辭移社文悔所艸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

小學考卷九終

小學考卷十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啟昆編

文字二

許氏慎說文解字 隋志十五卷 存

後漢書儒林傳曰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澹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淡長卒於家初慎曰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謀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慎自序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主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入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諧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

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與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心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名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其辭有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心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

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日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誤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亂也萬物咸觀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論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後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牽條屬其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於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殿中遐邇被澤渥行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噴索隱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季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竊印景行敢涉聖門其弘如何節彼南山欲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許冲上書曰召陵萬歲里公乘艸莽臣冲稽首再拜上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肅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

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
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再
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外會令
并齋所上書十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四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
敷勿謝 洪邁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
今文不同聊據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草
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
網緼為天地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窺三苗為窳音塞也三苗又闌園升雲半有半無獮
有爪而不敢以搯及以相陵懷維維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衰既
禍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諼草為安得蕙草論語荷蕢為荷史襄裘為結衣又有跖予之足一句
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反左傳龍涼為槐涼芟夷為芟音發夷國語舛飯不及
壺飧為仇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顧炎武日知錄曰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
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
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眾
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
人之說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
有說尹形說張林說黃頤說周盛說遂安說歐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
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傲說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
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如汜下引詩江有汜下引詩江有涘下引詩赤鳥已已擊下引詩赤鳥擊後之讀

者將何所從二也鄭玄常說許慎五經異義類亦云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
書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如說文無劉
之無免字以繞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
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為居薛从辛為臯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業訓為惡米
武王載旆之旆改為坡訓為雷土威為始也為女陰毆為擊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
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日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
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亾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
用為卜中童為男有臯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毆禽辱為失耕時夷為束縛梓批罰為持刀
罵譽勞為火燒門宰為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
理情乎武墨師之而制字荆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
文之不合者也訓毫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籍籍反
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
文者與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元伯受字義又從
文者與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
各不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錄一篇為十五篇分五百
四十部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字推究六書之
義分部類從至為精密而訓詁簡質粹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
本往往訛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為說文注義序例所載
而諸部不見者悉為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
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訛變者則辨於注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立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為補釋亦

題臣鉉等按以別之音切則一以孫愐唐韻爲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毛晉刊本是也明萬曆中宮氏刻李燾說文五音韻補陳大科序之誤以爲卽鉉校本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顧炎武作日知錄並沿其謬豈毛氏所刊當時猶未盛行歟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唐林罕之說以爲晉愐令呂忱所增考愐自序云今序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所記重文之數亦復相應又法書要錄載後魏江式論書表曰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則忱書竝不用古籀亦有顯證知罕之所云呂忱字林多補許慎遺闕者特廣說文未收字耳其書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部炯字體字四江部嘯字之類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無亦大略可見燾以說文古籀爲忱所增誤之甚矣自魏晉以來言小學者皆祖愐至李陽冰始曲相排斥未協至公然愐書以小篆爲宗至於隸書行書草書則各爲一體孳生轉變時有異同不悉以小篆相律故顏元孫干祿字書曰自改篆行隸漸失其眞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徐鉉進說文表亦曰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二人皆精通小學而持論如是明黃諫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隸豈識六書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違異顧炎武日知錄嘗據其汜下作江有汜源下又作江有源香下作赤舄己已擊下又作赤舄擊擊是所云詩用毛氏者亦與今本不同蓋雖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亦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據之以改經則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庶乎爲善讀說文矣又案愐序自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考劉知幾史通稱古文尙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案此亦據梅賾古文而言實則孔氏原本僅增多十六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

儒皆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之書慎不得見說文未載愐子冲上書稱愐古學受之賈逵而後漢書儒林傳又稱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是愐所謂孔氏書者卽杜林之本顧隋志稱杜林古文尙書所傳僅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案古文除去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數自餘絕無師說陸德明經典釋文采馬融注甚多皆今文尙書無古文一語卽說文注中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說命耳此及馬融注皆未及經義考之說然此一句未彛尊猶謂其自孟子引出則愐所謂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矣以意推求漢書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云云所謂中古文卽孔氏所上之古文存於中祕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經劉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訛脫其書已皆於古文同儒者據其訓詁言之則曰大小夏侯歐陽尙書據其經文言之則亦可曰孔氏古文尙書第三家解說祇有伏生二十八篇遞相授受餘所增十六篇不能詮釋遂置不言故馬融書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按此語見孔頴達尙書正義中使賈逵所傳杜林之本卽今五十八篇之本則融嘗因之作傳矣安有是語哉又後漢書杜林傳稱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云云是林所傳者乃古文字體故謂之漆書是必劉向校正三家之時隨二十八篇傳出以字非隸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愐愐稱爲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眞見安國舊本也論尙書者惟說文此句最爲疑竇間若據尙書古文疏證牽於此句遂誤以馬鄭所注爲孔氏原本爲千慮之一失故附考其原流如此 戴震蒼江慎修論小學書曰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卽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子賚畀卜訓賜予之子不得錯見一句中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即助詞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助詞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厥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詳豫蓋當訓厭足厭厭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撮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橋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橋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蘆云榆白粉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絲帶已上爲厲說文砧字又他濁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砧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尚不濡衣鄭道元水經注云段園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並舉厲固梁之屬也就茲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遠敷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考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夫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表務齊切韻張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自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徐鉉徐鉉鄭樵之書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巧於巧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貌爲焱爾雅扶搖謂之焱於焱之本訓轉其義屬則偏秀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

校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撫之使按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本法歧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秀其得盡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斯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借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日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並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并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丂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季閒紛紛立說者眾而以猥云左迴右轉者之謬悠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

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監爲始印吾台子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達遂縱言之 錢塘與王無言書曰僕少好說文解字一書暇輒觀之遂能漸悟其旨嘗以爲文字之作雖別爲六書求其要領實不越乎形聲而已建首之文形之本也亦聲之本也有形卽有聲至於聲音相切文字日繁而其條理要自雜而不越天子又時爲之考定其是非是以文字之本音至周尙存秦漢之際天子不考文民間多以方語亂之本音由是漸凶許氏出於東京時取先漢所傳古文二篆作爲是書而其分部主形而不主聲一部之中眾聲雜奏形之疑似分別甚明而聲無統紀故其書有以聲爲形如句務諸部者入句部文三拘苟鉤當入手竹金三部而入務部則幾自亂其例矣夫文字惟宜以聲爲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於其旁以識其爲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爲主也然僕豈好爲異說哉蓋亦嘗反諸制文之理矣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制爲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爲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音也今試取說文所載九千餘文就其聲以考之其意大抵可通其不可通者反之而卽得矣且以童子時誦習者證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誼者宜也非孔子之言乎然則因聲見意者周人之法也

可以明文字之宜何主矣僕以此竊不自揆欲別爲一書以申其鄙陋之見顧以其事勞拙而於學無補因循者且十餘年今年春始奮然爲之取許氏之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而采經傳訓詁及九流百氏之語以證焉凡三閱月草創甫竟數十年之後庶幾其有成矣 孫星衍與段若膺書曰僕趨事西曹從退食後整理舊業雜以人事恆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說文以爲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愐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是書當世精研小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瀛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竟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怪鄴道元讀書齒莽并說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顧炎武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凶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說文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許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弔字爲束縛捭地則卽漢書疾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顧氏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字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偃佺仙人也之類得讀偃斷句而以佺仙人解之乎若毫爲京兆杜陵亭出秦本紀靈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皇甫謐云毫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指謂此毫非尙書亳殷之毫彼毫古作薄字在偃師惟杜陵之毫以亭名而字从高省此則許叔重說文字必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毫殷之毫不省毫王之毫可謂不善讀書以不狂爲狂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之磻及葳

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畋也玉篇則以禰爲秋田祭字與禰同則知禰卽禰
諺字繫傳又云債見也則覲古或作債而集韻則以覲同覲說文自有覲字歲杜預訓爲敕說文
有苟自急句敕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借正作石踏借字相傳有敬訓論語賦階馬曰恭敬
借爲踏無疑矣爾雅駟木據高誘注淮南以黃黎爲駟木則駟卽雜字其根素據天官書張素
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根卽張字此類不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
補於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鄙意解之數字如門兩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从
采聲稀从希聲禿當是古文禿卽殺字也希當是禿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重言積一盡
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字象
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卯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爲𠂔𠂔文肱字
龜廣肩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空蓋甲中畫象頭審穴戊中官也
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尤不可解中官或作中宮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天官書稱軒轅黃龍
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指中官星象乎又六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龍是
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
出淮南本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𠂔徐鉉音女厄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
𠂔之屬皆从𠂔得聲𠂔卽𠂔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引說文之語校正今
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車合轍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
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
勝於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立於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
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讖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

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應麟
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
鄭康成用緯書柰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選集古文尚
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偽書同立於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
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於天下也

按說文解字之學今日爲盛就所知者有三人焉一爲金壇段玉裁若膺著說文解字讀
三十卷一爲嘉定錢大昭晦之著說文統釋六十卷一爲海鹽陳鱣仲魚著說文解字正
義三十卷說文解字聲系十五卷皆積數十年之精力爲之盧學士文弼說文解字讀叙
日文與字古亦謂之名春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名
者王者之所重也聖人亦重之是以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注周官論語皆謂古者謂之
名今世謂之字字之大端形與聲而已聖人說字之形曰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凡
仁人也在人下故詰屈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此
皆以形而言也其說字之聲曰烏呼呬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呬也呬氣吠以守粟
之爲言續也絡之爲言惡也皆以聲而言也春秋時人亦多能言其義如止戈爲武反正
爲乏皿蟲爲蠱二首六身爲亥皆見於左氏傳故孔子曰今天下書同文知當時尚無有
亂名改作者自隸書行而篆之意寢失今所賴以見制字之本原者惟漢許叔重說文而
已後世若邯鄲淳江式呂忱顧野王輩咸宗尚其書唐宋以來如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張
有之流雖未嘗不遵用而或以私意增損其間則亦未可爲篤信而能發明之者逮於勝
國益猖狂滅裂許氏之學寢微方今文明大啟前輩往往以是書提倡後學於是二徐說

文本學者多知珍重然其書多古言古義往往有不易得解者則又或以其難通而疑之夫不通眾經則不能治一經況此書爲義理事物之所統彙而以寡聞見之胥用其私智小慧妄爲穿鑿可乎吾友金壇段若膺明府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其是非於是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文以鼎臣之本頗有更易不若楚金之本爲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尙有爲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悉有左證不同凡說詳稽博辨則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之書以繁爲病而若膺之書則不以繁爲病也何也一虛辭一實證也蓋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匪獨爲叔重氏之功臣抑亦以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彰禮樂而幽通鬼神可以砥諸家之失可以解後學之疑真能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有益於經訓者功尤大也文昭老矣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陋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大昭說文統釋自敘略曰識慚樛昧學愧豹窺積二紀之勤劬殫一生之精力專思研精欣然有得探賸索隱卓爾末由撰集斯編聊附述者定名統釋以示來茲蓋卷有六十例成一五焉一曰疏證以佐古義二曰音切以復古音三曰考異以復古本四曰辨俗以證譌字五曰通義以明互借六曰從母以明孳孔七曰別體以廣異義八曰正譌以訂刊誤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補字以免漏落今於許氏本注升爲大字而仍用楷書於自撰統釋附於分行而比諸經疏大抵讀書以通經爲本通經以識字爲先經學必資於小學故鄭司農深通六經而先明訓詁小學必資於經學故許祭酒專精六書而並研經義苟學者以此爲指歸斯通儒無難於幾及矣王光祿鳴盛說文解字正義敘曰素聞仲魚陳君精於小學經學相去二三百里未及一晤予又以雙瞽成廢人意謂此生無相見日但聞聲相思而已

辛亥子日重明壬子二月仲魚過吳門始獲把臂讀其所輯六藝論孝經鄭注及此編信屬篤古之士與予同志不禁狂喜凡訓詁當以毛萇孟喜京房鄭康成服虔何休爲宗文字當以許氏爲宗然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詁故說文爲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況如仲魚之兼明文字訓詁而得其會歸者乎鄙見以爲吾輩當爲義疏步孔穎達賈公彥之後塵不當作傳注僭毛鄭孟京之坐位是書名曰正義所以發明解說既博且精似更勝於張守節之史記正義矣又阮學士元爲陳君撰論語古訓敘曰陳君精於六書嘗著說文解字正義又以說文九千言以聲爲經偏旁爲緯輯成一書有功學者益甚元樂其古訓之既版行尤望其以說文付梓庶幾爲聲音訓故之學者事半而得功倍也

李氏 陽冰 刊定說文 崇文總目二十卷 佚

凌迪知萬姓統譜曰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以詞翰名乾元間爲縉雲令修孔子廟自爲文記之歲旱禱城隍與神約不雨焚其廟及期雨霑足亦自爲記秋滿退居吏隱山後遷當塗令陽冰象書尤著宋元與謂其不下李斯云 徐鍇說文解字祛妄篇敘曰說文之學久矣其說有不可得而詳者通識君子所宜詳而論之楚夏殊音方俗異語六書之內形聲居多其會意之字學者不了鄙近傳寫多妄加聲字篤論之士所宜隱括而李陽冰隨而譏之以爲己力不亦誣乎自切韻玉篇之興說文之學湮廢浪漫能省讀者不能二三棄本逐末乃至於此沮誦逾遠許慎不作世之知者有可以振之可也前代學者所譏文字蓋亦有矣中興書闕不可得盡此蓋作者之冠冕而後來之妄故臣今略記所憶作祛妄篇

按陽冰之書久已不傳惟見於徐楚金祛妄篇今摘錄之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

形質已成故一二三皆从弋毒从艸毋出地之盛从土土可制毒非取毒聲毒鳥代反斲折各異斲自斲折人手折之路非各聲从足輅省禽从人冊△古集字品象眾管如冊之形而置竅余干一爲半段从艸艸子也口器也又手也手持器爲求之於人人與之也段从又持皮襜然佳鳥之總稱余雅長尾而从佳知非短尾之稱更墨斗中形象車軸頭更墨之形上畫平引不从艸也△不公也重△爲△會意非象形靈車前重不前合从車宜上畫平不从艸明矣刃刀画日刃一示其處所也此會意竹謂之艸非也豐山中之生乃豐聲也皿从一聲坐口象膏澤之氣土象土木爲臺氣坐火之義會意△入者合集之義自一而成乎億萬入者集之初故从入从一疾倉譌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爲之訓矢引則爲矧其類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木象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豈取象於艸乎才木之幹也木體枝上曲今去其枝但有榘栱日古人正鬯象日形其中一點象鳥非口一蓋籀方其外引其點余齊二物相竝乃知齊平米象在穗上之形未父之弟爲未从上小言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弔从二人往返相弔門之義袁从衣中口非蚩省禿从穆省聲欠上象人開口下象氣昨從人所謂欠去許氏擅改作兒無所據也頁當作頁口鼻字从口而生一重爲口二爲自三爲鼻長非倒亡聲倒亡不亡也豸从目力金注一所以驅人之正狀象形之中犬字象似文之尤者故狀从犬州三斗爲州父象父裂之象龍右旁反半弱象天矯飛騰形非兩手相背也直正視故从し音隱率車也△牽省系系相牽之義入集也八八象眾也十八也作捕鳥之具許氏誤用土土數五成數十十取成數下一地也聖从卯卯時人不臥去疏流二字竝从去去疏通流行也豈不順哉午五月筍成作此之半枚出地戌土也一陽也陽氣入地一固非聲亥古文本象豕形諸義穿鑿之耳古文

豕本象豕減一畫耳篆文乃从二首六身凡此皆游衍無據之談宜爲楚金所駁矣

小學考卷十終

小學考卷十一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 謝啓昆編

文字三

徐氏鉉等校定說文 崇文總目十五卷 讀書志三十卷 存

宋史徐鉉傳曰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為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周世宗南征景出鉉饒州徵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加給事中出為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貶靖難行軍司馬卒年七十六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鉉等進表曰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奉直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翰林書學臣葛湍臣王惟恭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易改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肆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遠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

紛然開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竝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艸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翻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竝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又牒曰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伏奉聖旨校定許慎說文解字一部伏以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遺編於魯壁緝蠹簡於羽陵載穆皇風允符昌運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凝神繫表降鑿機先聖靡不通思無不及以爲經籍既正憲章具明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究文字之義眷茲謗俗深

惻皇慈爰命討論以垂程式將懲宿弊宜屬通儒臣等寔媿謏聞猥承乏使徒窮惜學豈副宸謨塵瀆冤疏冰炭交集其書十五卷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謹詣東上閣門進上謹進雍熙三年十一月牒奉敕許慎說文起於東漢歷代傳寫謬實多六書之蹤無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漸恐失其原流爰命儒學之臣其詳篆籀之跡右散騎常侍徐鉉等深明舊史多識前言果能商榷是非補正闕漏書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鐫用廣流布自我朝之垂範俾永世以作程其書宜付史館仍令國子監雕爲印板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誤後人牒至准敕故牒 陳大科重刻序曰嘗考漢御侯草律學僮十七已上試誦籀書九千字竝得隄吏試明習八體得給事尚書御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夫漢雖承秦火之後嫚罵之餘乎而廣厲字學其嚴如此故萬石君建奏事馬字誤至皇恐曰上譴死矣而馬伏波假將軍印章犬文外嚮輒上言狀此微獨其人謹愿亦漢法則然耳迨和帝時召陵許祭酒慎受學於賈都尉著說文解字十五卷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歷二十有二年始達朱雀掖門安帝宣付史館焉蓋天地之英華不泯滅也而史籀孔壁千古之藏洪纖高下萬有之故彬彬乎括陳而畢載文不在茲乎子墨客卿轉相傳習既久至沈休文氏鵠起齊梁間則譜爲四聲高自神伏輒欲據適宗掩奪許上今所傳禮部韻略是也胡然強同天下之人之聲盡爲吳聲乎維是五星聚奎之朝南唐舊臣受詔開局乃說文復興與我高皇帝論全椒金華諸儒臣誤洪武正韻一書乃韻略始拙天王同文四方其訓之而一時操觚摘藻之家咸知鼻祖許氏耳孫隱侯矣猗歟休哉嗣是嘉隆開則有子才太常用修太史以及鬱儀中尉月鹿道人各有議論校著亦不失侯亞侯旅之儔歟或謂六書之悞秩如也而許氏之書僅僅曰說文曰解字何也夫語有之削畫爲文孳乳爲字矢諸口爲聲叶諸音焉爲韻蓋相生而然矣故文字者相之立

也辟諸范鐘然聲韻者響之因也辟諸叩鐘然聲在鐘內有觸而即發響不離相逐因而無方斯之謂天籟吹萬不同哉今十三萬餘言具在後死者誠不徒估畢之云金口木舌經之緯之縱之其聲四衡之其音七轉之其律十二會通之其變不可窮而六書之用在矣矣鄭漁仲挂漏之疑亦詎通論歟余嘗折肱是書窮年彌月不能竟其學頃得粵兩生共斯業朱生完擅工大小篆爲日討其點畫文字劉生克平博極羣書爲雜治其異同發明其舛意得二生久之舊本半朱墨其上矣因重刻於白狼書社以存岐陽鄒嶧之遺焉語稱晉鄙之夫往於田見鳥跡蟲蟻之奇異亦知較耕諦視今敢曰子大夫陽浮慕古哉而以附於漢尉律也亦猶之乎田夫耽耽之視云爾人毛展重刊跋曰說文自五音韻譜盛行於世而始一終亥真本遂失其傳案徐楚金錯誤繫傳四十卷中有部叙二卷學周易序卦傳而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則五百四十部一字不容倒置矣卽每部之中其先後各有意義亦非漫然者說文韻譜亦楚金所誤蓋爲後學檢字而作其兄鼎臣鉉序曰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分區開卷可觀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凡十卷曰無恤其他言體例與說文迥別也聊存訓詁不載舊注也乃巽岩李氏燾割裂說文依韻重編起東終甲公十二卷名曰五音韻譜展案平上去入爲四聲宮商徵羽爲五音書中次序皆依四聲而名曰五音何也有前後二序原委頗詳馬氏通攷中今世行本刪去而以說文舊序冠之謬甚矣先君購得說文真本係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未竟而先君謝世展哀毀之餘益增痛焉久欲繼志而力有不逮今桑榆之景爲日無多乃嚮田而刻成之蓋不忍墮先志也叔重偏旁在十五卷是時未有翻切但編其次序之先後爾今卷首標目有音釋者乃徐鼎臣所增也按歐陽修集古目錄有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展今

不得而見但夢英篆偏旁延平二年所建者陝榻流傳甚廣中有五處次序不侔始竊疑之及讀郭恕先忠恕汗簡次序與此悉同乃知夢英之誤也卽繫傳部叙之次亦有顛倒闕略處而書中之次與標目無二要必以此爲正也展每讀他書其有關說文者節錄於後以備博覽之一助云

龜公武讀書志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凡十四篇并敘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方以智通雅曰說文分別部居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立一於崇畢終於亥永元庚子孟陬演贊其志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二十慎子冲上之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詔召冲詣朱雀右掖門賜布四十匹轡令吕忱因之作字林陳顧野王因之作玉篇陸法言采爲切韻孫愐廣之後蜀林罕撮爲偏旁小說梁有演說文庾儼默注宋雍熙三年右散騎徐鉉等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反切異同以孫愐爲定元豐詔知禮院王子韶置局光祿丞陸佃同修五年賜銀幣百而書不行鉉弟錯作說文繫傳朱翱反切當時稱之熙寧中李行中制字源吳淑譔正義張有作復古編僧曇域包希魯倪鏜許謙皆有補說智按說文有唐本蜀本二徐本中有新附今字學家但執鉉本殘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漏與複乎智決之曰沂其原當因古籀而推之備小篆當遍攻諸籍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牋而詳載其原流焉通此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家紛然者皆土苴矣豈不幸甚 顧炎武曰知錄曰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切字鉉等所加也 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韻所加唐彥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未者 下亦鉉等加也 附字下云說文直作牟趙宦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眾人之手審矣始字說

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也 錢大昕跋曰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原流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於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弋音不知弋亦从弋聲也經取至聲徐以爲當从姪省不知姪亦从至聲也配取已聲徐以已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从已聲也卦取圭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曠取董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從難省聲難仍从董聲也殿取殿聲徐以爲當从聲省聲不知殿本从屑聲聲乃从殿聲也今字 隸取泉聲徐以泉爲非聲不知泉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輶从景聲徐以景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景从袁聲環還翻環僕環之類竝从景聲古人讀景如環詩獨行景景釋文本作榮榮與景聲相轉故多借通用非環景有異聲也熇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攷劉表本作熇熇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熇之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輦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从軍聲軍轉爲威猶斤轉爲幾祈圻斬祈之取斤聲揮輦之取軍聲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能取來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來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鼈三足乃有此音也兌取台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台轉爲說猶殄轉爲飢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弼取西聲徐以爲非聲按西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弼从西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訴从斥省聲徐以爲非聲按訴本从斥省字或作調朔與庶竝从斥得聲並與語聲相近故許君訓悟爲逆庶朔皆从斥得聲則訴之从庶聲宜矣今本庶从斥乃轉寫之譌徐氏不能較正疑

其非聲亦過矣輶取轅省聲徐云輶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輶輶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輶爲輶之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移移移多皆取多聲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諍清湛湛而激滅兮溷淖淖而日多臬鶚既已成羣兮玄鶴弭翼而屏移張衡思玄賦處子懷春精神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降古音日已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也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眞文先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知也駁取交聲取交聲徐皆以爲非聲按覺學本蕭省肴豪之入聲鈞从勺鞞从包駁从高駁从交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駁駁之非聲何也輅路皆取各聲徐以各爲非聲當从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謨从莫涸从固縛从專薄从溥竝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也說文不云各聲 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路之非聲何也是古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難取樵聲讀若酉徐云樵側角切聲不相近按樵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通鄭康成謂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繇有宙音秋从夔聲茅从子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獨疑難之樵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其他增入會意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荆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益陋心益麤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按說文解字徐鉉校本明人罕得見惟毛晉汲古閣藏北宋本其子辰始爲付梓流傳其功不淺惜乎校勘未精近段氏玉裁作汲古閣說文訂其自序曰說文解字一書自南宋而後有二本一爲徐氏鉉奉敕校定許氏始一終亥原本也一爲李氏燾所撰五音韻譜許氏五百四十部之目以廣韻集韻始東終甲之目次之每部中之字又以始東終甲爲

之先後雖大改許氏之舊而檢閱頗易部分未混勝於徐氏篆韻譜遠矣自李氏而前有
二本一卽鉉校定三十卷一爲南唐徐氏錯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自鉉書出而錯書微
自李氏五音韻譜出而鉉書又微前明一代多有刊刻五音韻譜者而刊刻鉉書者絕無
好古如顧亭林乃云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噫其亦異矣
當明之末年常熟毛晉子晉及其子毛扆斧季得宋始一終亥小字本以大字開雕是亭
林時非無鉉本也毛氏所刊版入 本朝歸祁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年又歸蘇之書賈錢
姓值今日右文崇尚小學此書盛行繫傳四十卷僅有傳鈔本至難得近杭州汪部曹啟
叔雕版亦盛行今學者得錯本謂必勝於鉉本得鉉本謂必勝於五音韻譜愚竊謂讀書
貴於平心綜覈得其是非不當厭故喜新務以數見者爲非罕見者爲善也玉裁自僑居
蘇州得見青浦王侍郎昶所藏宋刊本既而元和周明經錫瓚盡出其珍藏一日宋刊本
一日明葉石君萬所鈔宋本已上三本皆小字每葉廿行小字夾行則四十行每小字一
行終二十四五六字不等一日明趙靈均均所鈔宋大字本卽汲古閣所仿刻之本也一
日宋刊大字五音韻譜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槩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趙氏所鈔異處較
多稍遜於小字本若宋刊五音韻譜則略同趙鈔本而尙遠勝於明刊者明經又出汲古
閣初刊本一斧季親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
之凡其所圈一一劍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與今所見三小字本略同又參用趙氏大字
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則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夫小徐大
徐二本字句駁異當竝存以俟定論況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張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
真面目小徐真面目僅見於黃氏公紹韻會舉要中而斧季據次立劍改又識見驚下凡

小徐佳處遠勝大徐者少所采掇而不必從者乃多從之今坊肆所行卽第五次校改本
也學者得一始一終亥之書以爲拱璧豈知其繆鑿多端哉初卽往往同於宋本故今合
始一終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兩五音韻譜及集韻類篇稱引鉉本者以校毛氏節次劍
改之鉉本詳記其駁異之處所以存鉉本之真面目使學者家有真鉉本而已矣若夫鉉
之是非以及錯之得失則又非專書不可明也是役也非明經之博學好古多藏不吝不
能肇端而助予繙閱者則吳縣袁上舍廷禱也書成名之曰汲古閣說文訂訂者平議也

徐氏鉉說文質疑論

二卷見江南通志

未見

徐氏錯說文繫傳 崇文總目三十八卷 存

馬令南唐書曰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錯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
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
主文集復命錯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賁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於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
南唐亡 陸游南唐書曰徐錯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故唐乾符中進士仕至光祿寺江
都少尹卒二子鉉錯遂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
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
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後主立
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
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

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未黃不去手非詔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警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嘆曰二陸之流也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宋史徐鉉傳曰鉉弟錯字楚金李景見其文以為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賦苑歲時廣記云吳氏任臣十國春秋曰錯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卷按通釋即繫傳篇名誤分為二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若干卷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錯死矣蘇頌題曰嘉祐中予編定集賢書籍暇日因往見樞相宋鄭公謂子曰知君校中祕書皆以文字訂正此正校讐之事也又曰文字之學今世罕傳說文之外復得何書予以徐公繫傳為對公曰某少時觀此未以為奇其後兄弟畱心字學當世所有之書訪求殆徧其間論議曾不得徐公之彷彿其所攷據以今所得校之十不及其五六誠該洽無比也又問子曰小徐學問文章才敏皆優於其兄而後人稱美出其兄下何耶子曰信如公言所以然者楚金仕江左少年早卒鼎臣歸朝公卿皆與之遊士大夫從其學者亦眾宜乎名高一時也公再三見賞相謂曰君之評論精詣如此當書錄以遺異日修史者不能出此說也因校此書畢追思公言聊志諸卷末己酉十一月十五日尤表題曰余暇日整比三館亂書得南唐徐楚金說文繫傳愛其博洽有根據而一半斷爛不可讀會江西漕劉文潛以書來言李仁甫託訪此書乃從葉石林氏借得之方傳

錄未竟而余有補外之命遂令小子槩於舟中補足是本得於蘇魏公家而訛舛尚多當是未經校定也乾道癸巳十月廿四日崇文總目曰錯以許氏學廢推原析流演究其文作四十篇近世言小學惟錯名家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錯楚金誤為通釋三十篇部敘二篇通論三篇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錯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曰唐末文籍凶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錯中朝郭忠恕三人信其博也錯為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中正亦頗畱意宋景文筆記曰徐鉉徐錯中朝郭忠恕此三人信其博也錯為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中正亦頗畱意友高敏之笑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宋元憲公嘗問蘇魏公徐錯與鉉學問該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錯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眾故得大其名爾元憲兄弟好論小學得錯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魏了翁渠陽稌鈔曰繫傳四十卷今行於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釐為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敘通論等十二卷為許氏義疏亦自有益王應麟玉海曰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錯楚金傳釋朱翱反切按錯通釋一至三十部敘三十一至三十二通論三十三至三十五祛妄三十六類聚三十七錯綜三十八疑義三十九系述四十今山第二十五卷又困學紀聞曰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原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

公本也 吾邱衍學古編曰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部分六書甚
詳末卷辨陽冰差誤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徐鍇字楚金鉉弟仕南唐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
憂懼而卒鍇亦善篆書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其首鍇又集
通釋四十篇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義皆說文之羽翼也 周伯琦六書正譌敘曰許慎氏
以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爲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學者始見全書焉然而隸書行之已久
入分行草粉然迭出事章句者傳誦詰工詞藻者資聲韻日趨便易本原漸失矣猶幸許氏之書
獨存學者有所據依李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明其音鉉弟鍇撰通釋以衍其義
雖或辨其舛戾而猶滄以俗體 吳當六書正譌後敘曰後漢許亦重氏爲說文解字頗存古訓
然專用小篆其義閒失之鑿唐三百年以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徐騎省
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 趙古則六書本義敘曰翻切漢以前未有之許氏說文鄭氏箋
注但曰讀若某而已齊梁以後始有反切今說文反切乃朱朝以孫愐唐韻所加多疏略舛誤今
悉正之 朱文藻按此語是誤以繫傳反切爲即今說文反切矣 方以智通雅曰說文本多噉令所加雲勝所注僧楚金所
繫今皆遺失固當因他書搜集之備參攷也 錢曾敏求記曰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簡端
題云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傳釋蓋楚金仕江左是書曾經進覽故結銜如此嘉祐中
宋鄭公曰繫傳該洽無比小徐學問文章才敏皆優於其兄何以後人稱道反出其兄下子容曰
楚金少年早卒 文藻案鍇卒年五十五見宋本傳未可謂少年早卒 鼎臣歸朝後士大夫從學者眾宜乎名高一時鄭公
歎賞之以爲評論精詣今觀此書通釋三十卷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
一卷而總名之繫傳者蓋尊叔重之書爲經而自比於邱明之爲春秋作傳也部敘究竟始一終
亥之義祛妄直指陽冰之惑參而觀之字學於焉集大成楚金眞許氏之功臣矣惜乎流傳絕少

世罕有觀之者當李巽岩時蒐訪歲久僅得七八闕卷誤字又無所是正而況後之學人年代寢
遠何從覩其全本乎此等書應有神物呵護畱心籍氏者勿謂述古書庫中無驚人祕笈也 陳
瑚王子石隱說文論正序曰叔重以後爲六書之學者無慮數百家其爲失也可得而言信古太
過守其前說不敢變通以求原本其失則拘如徐鍇繫傳之屬是也 王士正古夫于序襍錄曰
宋景文筆記云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惟郭忠恕鍇
爲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愚按佩觿彙書有之汗簡今吳人汪立名得古本刻之甚古雅惟
說文繫傳未見不知海內藏書家尙有傳之者否也然謂顏之推語則誤之推後魏黃門侍郎而
預知南唐宋初事邪疑是傳寫之訛 徐堅重鈔序曰秦燔書而文字亡許氏說文之作所謂迴
狂瀾于既倒者也書中目錄五百四十字卽仍皇顛十五篇之舊而分爲諸部之首觀其部敘位
置各有條貫似未可紊自徐氏錯說文韻譜出而許氏之旨晦然其兄鉉嘗謂聲韻區分便於檢
討蓋非全書明矣至李氏燾乃割取說文字始東終甲編爲四聲而名之爲五音韻譜則是四聲
五音之不分其謬已甚近今坊間行本所謂川本者不知出自何人卽李氏所編削其序而逸其
名強以許氏前後二序及徐鉉等進表雍熙三年牒竝列於前名之曰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
舛錯乖迂莫可窮詰前人著書之義漸滅無餘噫其不爲燔書之續者屢一間矣及讀徐氏錯所
撰繫傳一書而後許氏之旨暢然大明不惟始一終亥之次無容倒置且足徵韻譜之作乃其自
成一書無有增損於許氏也其言約而盡宏而肆考據典核淹貫博洽通論祛妄諸篇尤爲殫心
之作顧習之者少其書莫傳湮沒於塵埃灰燼者蓋不知凡幾矣按是書在熙寧時已有殘缺尤
文簡公謂在三館中得之一半斷爛不可讀乃從葉石林氏借得鈔本補足可知版本之亡久矣
傳錄相承差誤日益脫落殘缺莫之或正噫古之所謂小學者乃今爲絕學可慨也哉淮陰吳山

夫玉搢氏喜習六書學家貧不能致書嘗借鈔於諸相識中寒暑靡閒哀然成帙人或有過而笑之者山夫不顧也子來淮之二年始得與之交有厚契時相過從閒出是書相賞曰是得於吳郡薄君自昆者因其游衰恩促分遺諸弟子鈔錄其中錯譌脫落殆倍於原書時方從事金石存卒未暇正也子亟假閱倩人錄成適得汲古閣所鑄宋本說文解字是真徐鉉所校本也相與校勘字櫛句比疑竇乃生闕者補之譌者正之神益之功蓋得十之三四至如楚金所述譌而無從正者仍之意同而文有小異者兩存之經傳禠呈丹鉛竝進累旬而竣工乃序是書所得之由并附一隅之說如此試以質之山夫知不免邯鄲之誚也乾隆戊午冬十二月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凡八篇首通釋三十卷以許慎說文解字十五篇篇析爲二凡錯所發明及徵引經傳者悉加臣錯曰及臣錯按字以別之繼以部敘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陽冰臆說疑義舉說文偏旁所有而闕其字及篆體筆畫相承小異者部敘擬易序卦傳以明說文五百四十部先後之次類聚則舉字之相比爲義者如一二三四之類錯綜則旁推六書之旨通諸人事以盡其意終以系述則猶史記之自敘也錯嘗別作說文篆韻譜五卷宋孝宗時李燾因之作說文解字五音譜燾自序有曰韻譜當與繫傳竝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迄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則繫傳在宋時已殘闕不完矣今相傳僅有鈔本錢曾讀書敏求記至詫爲驚人祕笈然脫誤特甚卷末有熙寧中蘇頌記云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別求補寫此本卷三十不闕或續得之以補入卷二十五則直錄其兄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後人求其原書不獲因據鉉書以足之猶之魏書佚天文志以張太素書補之也其餘各部闕文亦多取鉉書竄入考鉉書用孫愐唐韻而錯書則朝散大夫行祕書省校書郎朱翱別爲反切鉉書稱某某切而錯書稱反今書內音切與鉉書無異者其訓釋亦

必無異其移掇之迹顯然可見至示部竄入鉉新附之祕祚祚三字尤鑿鑿可證者錯編篇末其文亦似未完無可采補則竟闕之矣此書成於鉉書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然亦時有同異如鉉本福祐也此作備也鉉本某耕多艸此作耕名鉉本述前韻也此作前韻也鉉本鵠大鵠也此從爾雅作天鵠也又鉉本祭字下引禮記禘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錯按禮記曰臣錯按詩曰則錯所引而鉉本潛入許氏者甚多又如巽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錯按疑許慎子許沖所言也是鉉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用一闕字矣其憑臆刪改非賴此書之存何以證之哉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祕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表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表跋書中有稱臣次立案者張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嘗與寫嘉祐二字石經陶宗儀書史會要載其始末云 吳騫書後曰琴川毛氏翻宋板說文解字遠不及此本卽如原序之注鼎臣未嘗有一字所錄皆楚金語而又刪其什六七臆改其字句間或有之至若前序中復見遠汰之爲遠流後序中朔日甲子之爲甲申苟非繫傳尙存仍訛襲謬有不可勝言者矣惜子晉當日未獲寓目豈亦此書之不幸歟予嘗發願欲爲刊布屏當篋篋尙有所待書此以當息壤乾隆壬辰五月 汪啟淑重刊跋曰南唐內史徐錯楚金以博洽著名江左與兄鉉竝稱其後鼎臣歸宋名乃過於小徐耳內史精小學最有功於許氏說文篆韻譜及繫傳韻譜以聲韻區分便檢閱鼎臣爲之序通釋繫傳凡四十卷考據尤盡精核然在宋時已多殘闕較韻譜之顯於學官者大不侔矣淑慕想有年幸逢文治光昭館開四庫得與諸賢士大夫游獲見繫傳藁本愛而欲廣其傳因合舊鈔數本校錄付梓其相沿傳寫既久無善本可稽者不敢以臆改也刻既竣工爰贅數語於後時乾隆壬寅七月 盧文昭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曰說文繫傳一書尙無力傳錄未得細閱今承以汪氏新雕本見貽乃始受而卒業惜乎殘闕之已多也

此書在宋時固已推重近閱爾雅疏及項平甫家說亦多引用其語僕何人敢以輕相訾詆惟是粗覽一過意實有不能盡愜者不敢以聞於人而私求正於足下竊以爲解說文字惟當約文申義義明而止無取繁稱侈說也楚金所釋大致微傷於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以從之如掄與掄不同也而兩引周禮榆材一則從手一則改從木釋與釋亦有別也釋本訓漬米而此復贅云猶散也引釋旅爲釋旅以爲從米之證若檇檇兩字皆引易之擊柝不引周官之聚椽此固未爲甚失也旨字下改內則調以滑甘爲滑旨前字改國語戎車待游車之袞以袞爲前移字下則引詩好人移移案王伯厚詩考所載異文止有作媿媿或娒娒者今之從次果何所本乎磨字下則引晉書郭磨案晉止有郭磨見藝術傳而非磨也將字引子虛賦將割輪瘁則云將借爲齧於購字下又引此復云將當爲購是其說無一定也說文無囑字而有箇字箇卽囑也乃指櫛爲中囑之囑說文有業字兼有榛字乃云說文無而指櫛爲榛粟之榛皆失於不審至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而張大其辭上泝顛頊以及皋陶伯益後封於徐徐在東海東方爲仁方有君子國而且盛推偃王之仁爲諸侯所歸周穆王自西荒逃歸王不忍鬪以太王之義而去之使周穆不失國偃王之力也又云徐者舒緩之名也後雖爲武未嘗無君子之風徐宣立盆子是也又於稱字下引徐孺子爲證案此書本爲說文而作而乃侈陳家乘可謂得箸書之體乎又其引書多不契勘如引揚雄甘泉賦日月纒經於枹板張衡西京賦突荆藩左思吳都賦眈眈無數此三賦皆以爲班固之西都甚且人人所誦習者而亦舛互相仍以檀弓仲尼之守狗及其言尙然如不出諸其口皆以爲論語尙書繇陸洪水則以爲詩左傳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則以爲書論語稟盪舟則以爲詩左傳齊侯余姑掬掬則以爲楚王又稱巫馬期行不由徑陳仲子相屨而食且引詩云匪面命之言示之事匪口誨之言提其耳此等乍讀之未有不

疑其有所本者而實皆憑臆空造毫無左證深足以疑誤後生許叔重在當時四家之詩具在書有古文今文各家師授又各不同故其稱引與今所傳不合此豈後代人所可放效也其分疏音義亦有可疑者賈字許氏云西聲則當以價爲本音乃不引聘禮之賈人及納賈待賈而專引公戶反之賈區服賈卽云增成其義蓋不當少有區分也又賑字本訓殷富乃惑於後人振贍振濟之亦作賑而遂以振起解之賑字中從囟與匈皆有聰音而乃謂匈當爲凶乃得聲獵秋田也本見犬部乃於示部增一爾字亦訓秋收且爲之說云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夫一歲三田惟君用鮮何時不爲乾豆之用而獨於秋云爾乎考鼎臣本則爾與祧祧祧皆爲新附之字今皆收入許氏本部中而又增一禮字訓爲祝也不知言部中自有詛字許氏訓爲訓訓卽祝耳何必又贅一禮字乎又火部中出一灸字鼎臣本所無此蓋灸與灸之譌文耳而曾莫之辨也許氏本書各部中元有彼此複見之字若此草部中苗字凡兩見則未之有也至其所引經史亦多失其本意如貨字下引史記張釋之以貨爲郎而爲之說云卽今州縣吏以身應役是也貨錢卽今庸直也此說謬甚夫漢時之以貨爲郎猶近世職財貨者之舉身家殷實耳景帝後二年詔書舊貨算十以上乃得官今令訾算四得官訾與貨同楚金於此殊憤憤也又衮字下許字云天子享先生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從衣公聲楚金上鄉作上卿初疑是轉寫之誤及讀其說云春秋傳諸侯死於王事加二等於是有所以衮斂謂以上公禮也然則慎所謂上卿卽用公禮也據此云云則非鈔胥之過矣此於文理若何可通部敘一卷如易序卦之體亦多有難通而強爲之說者鼎臣本採用錯說俱極純粹或彼有而此反遺之其中脫漏之字甚多并部首亦有脫去者閒以鼎臣本攙補一二而不明著其所補其第二十五卷則全用鼎臣本矣至若兩部而并爲一部有重文而反無正字亦與夾鼎與困注皆互易脫去點字注而以黔字注其下若此者頗多許氏

一部中字亦皆以類相從此則或前或後參錯不齊并慎元注亦有漏略不全者則此書之紛亂難理世無善本久矣容有爲後人所竄易般亂者不可全歸咎於楚金也初閱此書以爲不過字畫間小小譌錯欲并爲足下校出一本以答厚意今既不可勝摘則非僕之力所能任矣淺陋之見不敢自隱冀足下恕我之狂也

按繫傳本四十卷北宋時已缺第二十五與三十兩卷崇文目蓋據缺本著錄故曰三十八卷通志仍之今本第三十卷不缺其第二十五卷以鉉校本補之

汪氏憲說文繫傳考異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杭州府志曰汪憲字干波仁和人乾隆丁丑進士候選主事未就銓而卒 四庫全書提要曰南唐徐鉉作說文繫傳四十卷歲久散佚自明以來方以智號精於小學而通雅稱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則世罕傳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祕相傳寫魚魯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讀憲所見者猶屬影宋鈔本然已訛不勝乙因參以今本說文旁參所引諸書證其同異以成是編訛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則並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論語碑末有而在於蕭牆之內益包毛周無於一行是則考異之鼻祖經典釋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頗眾惟韻書字書節目繁碎從未有縷析舊文徹首徹末訂舛互而彙爲一編者憲作是書亦可云留心小學者矣末有附錄二卷乃朱文藻所編上卷爲諸家評論繫傳之辭下卷載錯詩五首及其兄弟軼事亦頗費蒐羅然所收李壽序一篇采自文獻通考本燾之說文五音韻譜序因通考刻本誤脫標題一行遂聯屬於說文繫傳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訂至於二徐瑣記於繫傳更爲無關以是爲例將郭璞爾雅方言注末亦附載游仙詩乎今存其上卷以資考核其下卷則竟從刪汰庶不以貪博嗜奇破著書之體例焉

徐氏

錯

說文韻譜

通志十卷

按十當作五書錄解題亦誤作十

存

徐鉉序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也蒼頡模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義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寢譌先儒許君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近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千字字書精博莫過於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勛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此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缺之論則其僞譌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譏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乃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究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煥然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湮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加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教楚金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文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訓詁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焉五音凡五卷論諸同志者也 又後序曰初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警較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并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而今之學者蓋多家畜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穎川陳君文顯任當守土罷列侍祠習武好文憐才樂善見人爲學如己之誨子弟焉因取此書刊於尺牘使模印流行之繕寫省功百倍矣噫仁人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抵來命序之於後以記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序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徐鉉誤又取說文以聲韻次之便於檢討鉉爲之敘 鼂公武讀書志曰南唐徐鉉誤錯以許慎

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李顯序曰篆韻之有譜南唐徐氏楚金所著也粵自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字之學興也厥後倉頡因之史籀從而潤飾之至秦李斯迺始變而簡易之要之有大篆小篆之分而其點畫形象均不失乎制字之意故論字學者必以篆文為首邈乎不可尙也世道日降簡牘日繁而文藝之徒日求其省約於是乎再變為隸再變為真又再變而為行為草自晉及唐專門名家者何可勝數而於篆法蓋寂無稱矣先儒許氏有見於此博訪羣書作為說文解字凡十五篇而篆籀之法賴以不墮至南唐徐子又取而韻次之隨文釋義釐為五卷名曰解字篆韻梓行於世是大有功於字學也惜乎舊板殘缺點畫模糊不止於魯魚亥豕之誤者夫去繁就簡乃人情所易趨而厭常喜新又舉世之通患今操觚執翰間有以篆名者往往誇筆法之奇競布置之巧時出聰明以亂舊法而得於創見者惟惟與新之是悅也遂同聲而是之以訛傳訛寔失古意孰從政其舛繆而使復歸於正哉天下之習篆文者既罕其人則天下能知篆文之誤者亦不常有所賴以為篆書之家法者僅有是編焉耳況古書雖不常用而朝廷之符璽與諸牙門之印信恆必由之惡得以篆為可少耶子於公餘之暇輒加繙閱而手正之遵克終編俾錄諸梓以廣其傳以昭我聖天子同文之治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南唐徐錯取許慎說文解字以四聲部分編次成書凡小篆皆有音訓其無音訓者皆慎書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書注古字者古文也所注頗為簡略蓋六書之義已具於說文繫傳中此特取便檢閱故不更複贅耳前後有其兄鉉序二篇後序稱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讐校頗有刊正今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列注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為正是此書鉉又更定不僅出錯一手以其序列注義中字添入亦鉉所為也前序稱

命錯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睹然錯所編部分與廣韻稍異又上平聲內痕部併入魂部下平聲內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則不著別分似乎切韻原有此部考唐宋韻部之分合悉有門徑可按惟此一部查不知所從來或此書部分鉉亦以李舟切韻定之非陸法言之切韻故分合不同歟是書傳本甚少此為明巡撫李顯所刻寒部簡瀾連瀾闌五字當在乾蘭調調四字之後豪部高皋羣羔膏五字當在猗詭號號鄂五字之後皆訛前一行麻部媯譚譚籍夢五字當在秣麻誇誇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訛後二行蓋刻其書者失於校覈其後序一篇亦佚去不載今從鉉騎省集錄出補入以成完帙焉

按是書流傳甚少明巡撫李顯重校敘亦不多見今從鄞范氏天一閣藏本錄乃安邑葛給事鳴陽官京師屬海寧陳君鱣重校一過繕寫既就半已登版會給事改官歸未竟其事惜哉

小學考卷十一終

小學考卷十二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四

李氏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二十卷存

宋史李燾傳曰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紹興八年擢進士第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遷祕書少監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淳熙改元權禮部侍郎十一年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彙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文齊梁本文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諡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中興館閣錄曰李燾字仁父眉山黃公度榜進士淳熙三年正月除祕書監三月權禮部侍郎燾自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具以獻晉東萊轍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敘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願為他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重字當時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尊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歷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

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端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原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弟最其新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睹純全似非小補願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元祐初宋祁鄭戡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邱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戡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卽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讐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目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之元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繆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尙因之今王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

學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學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旣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爲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竊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旣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譜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雷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與相考評精摘或增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不復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

徐之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蓋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編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相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蘇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眞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今其書具在明何敢望耶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爲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宵懷本趨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者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旣改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魏了翁書李巽巖敘後曰右二篇皆巽巖先生文夫字有六體而編次檢閱必本形聲說文解字玉篇類篇始一終亥則其形也廣韻集韻始東終法則其聲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則字之本乎偏旁尙矣五音譜錄木遂寧刻於莫簡之變其先收藏人家者往往皆珍惜之其書始東終甲不用許氏部敘大類蜀中俗本玉篇與先生初意不同及讀至後序乃是虞仲房仲房雖有分聞布白之能觀其篆隸筆蹟若不解書意者似此詮次乃不若只用賈端修所定尙不遠許氏之舊也後序及跋

尾要自別行要須各行等語先生豈亦不足於是耶前序注云古文籀文疑是呂忱所增入按叔重自敘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說文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韻反切繫傳四十篇今行於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釐爲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翔反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敘通論等十二卷爲許氏義疏亦自有益若韻譜雖不作可也 又曰許氏說文五音韻譜實託新監江州大軍倉賈端修從政編次端修嘗爲江夏令余識之頗知篆學黯曾孫也黯字直孺仁宗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又了翁答遂寧李侍郎書曰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敘爲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愿也故序及跋語旣云要自別行又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先生謂偏旁一切多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爲然也聞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爲刊元本五音譜賈端修所定者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爲如何 續通考曰燾字仁父程史云一字子眞號翼巖丹稜人紹興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贈光祿大夫諡文簡案是編前後序見馬考徐錯繫傳條下而佚去標題世遂不知燾有此書今應續錄 四庫全書提要曰燾事蹟具宋史本傳初徐錯作說文韻譜十卷音訓簡略粗便檢閱而已非改許慎本書也燾乃取說文而顛倒之其初燾以類篇次序於每部之中易其字數之先後而部分未移後復改從集韻移自一至亥之部爲自東至甲說文舊第遂蕩然無遺考徐錯說文繫傳仿易序卦傳例作部敘二篇述五百四十部以次相承之故雖不免有所牽合而古人學有淵原要必有說未可以臆見紛更又徐鉉新附之字本非許慎原文一概混淆亦乖體例後人援引往往以鉉說爲慎說實燾之由其中惟手部擣字徐鉉作許歸切一條能糾本書之謬其餘如關字本作似醉切乃改爲房九切苜字本模結切乃改爲

徒結切又取字本苦開切乃改為邱耕切則多所竄亂說文西部有倉字音咽嗑切而燕刪去不載則有所遺漏甚至聲字本里之切而誤作莫交切聲字本莫交切而誤作里之切顛倒錯亂全乖其本義本音尤為疎舛顧其書易於省覽故流俗盛行明人刊文獻通考又偶佚此書標題而連綴其前後序文於徐錯繫傳條下世遂不知燕有此書明陳大科作序竟誤以為許慎舊本茅濛作韻譜本義遂推闡許慎說文所以始於東字之意殊為附會顧炎武博極羣書而所作日知錄亦曰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是雖知非許慎書而又以燕之所編誤歸徐鉉信乎考古之難矣

庚氏儼默演說文 七錄一卷 佚

按隋志說文十五卷下云許慎撰梁有演說文一卷庾儼默注亡凡謂梁有某書者乃七錄有之也焦竑經籍志云梁有演說文一卷誤以梁有為姓名黃虞稷書目及近人補宋元藝文志皆沿其誤

無名氏說文音隱 隋志四卷 佚

按隋志以是編列於呂忱字林之下但云四卷而不詳撰著姓名時代近畢尚書沅作說文解字舊音云唐以前傳注引說文解字音疑即此音隱也

李氏騰說文字原 崇文總目一卷 佚

崇文總目曰唐李騰集初陽冰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於石以為世法云 劉有定衍極曰唐李騰說文字原宋徐鉉韻譜通釋等書皆說文之羽翼也

林氏罕字原偏傍小說 崇文總目二卷 存

罕自序曰罕長與二年歲在戊子時年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閑坐思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原由旋觀近代以來篆隸多失始則茫乎不知終則惜其錯誤欲求端正將示同人病閒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二年乙未復病迄於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志與大理少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賈耽鎮滑州時作偏傍字原序云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遂收拾遺逸作倉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七章竝約籀文篆體轉工世即謂之小篆屬秦政滋煩人趨簡易故軍政程邈變古文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便徒隸之用漢初有書師以隸合小篆為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揚雄采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一十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竝載而目錄不分惟大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十五卷名之曰說文頗有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缺洎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書甚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復加刊正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隸書字統下錄篆文作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矣兼改古文尙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云以類相從務以易了不必舊訣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開成中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有偏傍上下本所無者纂為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訓切況

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即前來兩說文也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也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唐立石經乃蔡邕之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之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即與舛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著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竝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裏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在篆體則可辨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後文此不同例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經史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又有今古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又下文作子爲學更旁作生爲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敕文明加禁斷今往往見之亦不可輒學顏真卿誤干祿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合標題合有衰貶全無與奪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天篆草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錄篆隸有筆力道健字勢妍麗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拗戾之務於奇怪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隸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入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定亦何必踵歐虞褚柳之惑亂哉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原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自無差誤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故效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羣言卷軸煩多卒難尋究翻致情亂莫知指歸是以翦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傍五

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或有字關造字省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注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不關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隸書爲音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說文中已十得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原編小說古人窮困湮厄而述作與罕也臥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厥將來非欲獨藏私家寶莫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期以不朽一免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易爲脫本審篆隸無纖毫之失質人神無愧恥之心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其漏略以俟君子 歐陽修集古錄曰小字說文字原郭忠恕書忠恕者乃五代漢周之際爲湘陰公從事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書亦不見刻石者惟有此爾 鼂公武讀書後志曰唐林罕誤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爲聲罕云從迫於聲爲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卍後獄省罕乃云象犬嗥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呂南公讀字原小說曰余讀曲臺經至學記篇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諷聞未足以動眾於是廢書而歎曰嗟乎先王之深意秦漢學士亦有得之者乎古者以言明道而以文正言又以書致文也致因欲正正因欲明其事固如此然而意得道忘則未始閉滯於言彼字以致書何執之有趨於達事而已達則得得則忘字雖有體義不以害也六經之文備於晚周而孟子荀卿與夫百家諸子之辭相與援引而句字未嘗同彼蓋知夫在理而不在字也自六書之名起論者概之以爲分張本末顧亦是矣而後儒之生患無以成學問更從而爲之辭欲廢其五而歸其一牽合之風從是長矣蓋康成之學得於求善良者也而許慎之學得於發慮憲者也

皆不知先王之所貴不在於此林罕區區出其後其亦勇於謏聞者乎嗚呼先王之深意亡矣於罕乎何誅

吳氏淑說文五義 三卷見宋史 佚

宋史文苑傳曰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太宗賞其學問優博累官職方員外郎淑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

釋夢瑛字原 讀書志一卷 存

鼂公武讀書後志曰夢瑛通篆籀之學書偏旁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原唯有五百四十部字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品蕊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瑛因書此以正之柴禹錫爲立石 楊士奇跋曰右篆書偏旁字原宋宣義大師夢瑛書此碑咸平二年立於長安學中後有英自題又附載郭忠恕所答書 王世貞四部稟曰夢瑛篆書偏旁字原自謂秦斯雖妙盡方圓而點畫簡略直以墨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絕不取瑛篆以爲少師承而忠恕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瑛公知之亦大含譏諷何也然瑛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姓本皇甫君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 盧文弨跋曰瑛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贊曼東芻畧也瓦等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自爲方木反聲爲陌包反苗爲方九反皆大誤也余謂其以去爲云乃尤繆之甚者去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可混也瑛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吾邱氏衍說文續解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宋濂誤吾邱衍傳曰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

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閒風致工隸書尤精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著有說文續解

包氏希魯說文解字補義 千頃堂書目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從吳澂學 胡儼序曰進賢包希魯先生博學君子也當元之季嘗著說文解字補義藏於家今其孫彥孝刊梓以行謁余序其端先生之爲此書謂文字該乎天地閒事物而理寓乎其中人能因文字以明理由以循道循道以成德行德行成而施諸事業則人生以遂人極以立後漢許叔重爲說文解字之書以及唐宋諸公其說雖多或猶未允遂從而申其義凡係諸人心世道之大者則加詳焉此其著述之本旨也余嘗考六書之學自周官保氏掌教國子其來尙矣漢法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然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命諸儒修倉頡之法終不能復故逮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作十三章而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至許叔重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乃作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開出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唐大厯中李陽冰復刊定說文修正筆法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然其篆迹殊絕學者宗之至南唐徐鉉以許氏學廢又作通釋四十篇韻譜十卷當時言小學者惟鉉名家宋元以來繼有作者雖詳略不同而考訂得失未爲無補近時通其學者臨江吳均仲平閩人陳登思孝而登爲優二人已沒知六書者蓋鮮矣余在京師時嘗語仲平曰字書之學雖曰小學然通知古今該貫物理亦豈易言哉苟有所述俾三蒼之學復續而不絕顧不美歟仲平旣往忽覩此編訓注之義簡明切當誠有裨於許氏所謂開物成務嘉惠後學者亦豈小補哉故爲之序

吳氏說文續釋 見劉基誠意伯文集 未見

劉基謨吳孟思墓誌銘曰君諱叙字孟思杭州人工翰墨尤精篆隸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濤萃稟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於世

朱氏謀璋說文舉要 千頃堂書目 未見

朱氏謀璋說文質疑 千頃堂書目 未見

陳氏鉅說文韻譜 千頃堂書目二卷 存

黃虞稷曰鉅餘姚人諸生 鉅自跋曰余少習古篆粗得其異同訛正之概思會粹書之以便觀覽然許氏說文徐錯說文六書統之類其釋文太繁夏竦古文張有復古編周伯琦六書正譌趙考古六書本義篆字偏旁之類其篆文不全亦為太簡今宗許氏說文篆字為主以洪武正韻為韻參以籀文古篆奇字通釋類釋復古編正譌本義書學正譌韻府諸書有一篆字而數字可通用者有一篆字而篆法一二不同者有篆文與楷殊異者有楷而無篆者輯為二卷分五聲列七十六韻共計一萬零二百九十五文重一千三百三十九字其有楷無篆者則具楷字百二十二字附焉以備全韻豈專為韻設哉因韻以齊篆也

趙氏宦光說文長箋 明志七卷 存

江南通志隱逸傳曰趙宦光字凡夫吳縣人讀書稽古精於篆書隱於寒山子均字靈均傳其父六書之法日與賓客搜金石論篆籀問奇字訪逸典為世所稱 方以智通雅曰趙宦光長箋也必作毆注必作、好作野像作穰畢作緹重作鍾方作匚入作姪姑論其一二也籀為匚本匣器音因用助詞加區別之凡夫惡其訓醜耶豫章匚本是筐古方作口太簡故借方舊說方舟作竹象旁視人形古方旁聲近耳土卷禮握手細繩今不借數千年所常用之也與方而乃新借毆與匚乎 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曆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

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為淫奔之詩而謂矜即衿字詩中元有衿字衿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尙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弓也兕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闕而適當喜新尙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為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詩書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一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為蜀本石經又云張參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未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蜀邪孫愜唐韻文殿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即孫愜之遺文殿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為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爪突當作突然則鮑照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突者訛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為晉之虎頭顧長庚為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為宋之象山陸九淵號王筠梁人也而以為晉書王筠傳今引此事歸之晉王筠約鮑梁人安得與晉人語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為南朝此真所謂不學牆面者與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為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

帝諱詢荀悅曰詢之字曰謀非恂也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荀悅曰衍之字曰樂非衍也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註尾姓敦名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葬若以敦路為人名而又以葬為葬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囊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阨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為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鵲鴉醜其飛也豈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驢馬白州也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驢注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然則書言蠻夷猶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入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為主簿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矣眊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晉語被羽先升注繫於背若今將軍負眊矣魏略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禍衡為鼓吏作漁陽搗摻摻乃操字按後漢書衡方為漁陽參搗蹠蹠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搗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聞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響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

口故从口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為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為增改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趙凡夫以篆書名略用草書體書之號曰草篆紺園琳觀精舍名園咸乞其書題扁所撰說文長箋一時紙貴然自解人觀之未有不齒冷也古之小學書數方名字或不正童子皆知之自周秦及漢無不識字之學生其後大小二篆生八分三真六草諸體雜出古法未盡亡者賴有許叔重說文一編自一至亥本之倉頡造譜以四聲說文亡矣顧野王玉篇其文多於叔重孫強又增益之造題以大廣益而玉篇亦亡矣蓋書之最古者莫如篆學野王雜以隸書已失其舊李陽冰刊定說文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已恨之凡夫草篆其又何所本乎世人一遵晦菴朱子之說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小學書數方名概置不講無怪乎小學放絕篆法日微可歎也已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前列解題一卷載其平生所著字學之書七十餘種其虛實存佚皆不可考次列凡例一卷次列說文原序宋初官牒附以自誤通誤釋文及徐鍇部敘二篇合為卷首上次列其少時所誤子母原一篇泛論字學大意又取說文五百四十部原目竄亂易置區分門類誤說文表一卷合為卷首下其書用李燾五音韻譜之本而凡例乃稱為徐鍇徐鉉奉南唐敕定殊為昧於原流所列諸字於原書多所增刪增者加方圍於字外刪者加圓圍於字外其字下之注謂之長語所附論辨謂之箋文故以長箋為名然所增之字往往失畫方圍與原書淆亂所注所論亦疎舛百出顧炎武日知錄摘其以論語虎兕出於柙誤稱孟子為四書亦未嘗觀雖詆之太甚然炎武所指摘者如詩錦衾爛兮木有衾字乃以為青青子衿之衿即衾字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及漢書賈誼傳乃以為瓜當作爪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乃以為突當作突民愁則墊隘見左傳鵲鴉醜其飛

也髮驢馬白州也竝見爾雅而以為未詳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為晉之虎頭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為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為南朝防風氏身橫九畝本穀梁傳之文而引於野字注下誤以為身橫九野又誤以為左傳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而以為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莽晉書虞嘯父傳為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而以為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漢宣帝諱詢乃以為諱恂漢平帝諱衍乃以為諱衍以至簿正祭器見孟子而以為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夏州至唐始置而以為中國稱華夏從此起叩地在京兆藍田而以為地近京口故從口彌衡漁陽三摻本音七紺反而以為當作操凡十餘條皆深中其失然則炎武以宦光為好行小慧不學牆面不為太過矣

趙氏宦光六書長箋 明志七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此書與說文長箋合刻本一書也以許氏敘內釋六書之義者分為前六卷之首又備列班固衛恆賈公彥徐鍇張有鄭樵戴侗楊桓劉泰余謙周伯琦趙古則王應電王鏊僧真空朱謀埠張位熊朋來吳元滿十九家之說逐條辨論更以己說列於後其中轉注一條許氏引考老二字證之裴務齊切韻謬言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本非許氏之旨宦光乃誤以左回右轉為許氏之說譏其自相矛盾殊為疎舛未又列六書餘論一卷亦支離敷衍於制字之精意皆無當也

程氏德洽說文廣義 四庫全書目十二卷 存

浙江采書錄曰程德洽輯注語悉仍原本但於各字下增廣變體而部次則以韻為先後非自一至亥之舊也汪份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德洽字學瀾長洲人是書本許氏說文而旁采諸家篆文竝列於下然不著出

處蓋李登撫古遺文之流又不及金石韻府尚云某字本某書矣

宋氏鑿說文解字疏 三十卷 存

吳氏穎芳說文理董 三十卷 存

王昶撰吳西林傳略曰杭有績學篤行安貧樂潛之儒曰臨江吳西林先生名穎芳西林其字也居仁和之臨江鄉因自號臨江鄉人初攻舉子業嘗一起童試場中為役隸所訶斥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惟壹志於稽古嘗怪鄭氏夾漈之著書務與先儒為難詆諆過當而持論反有所偏於是取二十略中之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尊先儒而探其原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器調其理本顯諸儒但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則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成不可究詰之學乃案典籍證眾器百試千推引繩批根而後成吹幽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則惟尊許氏之說而於轉注一義尤闡其奧先為凡例暢論其指後疏許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為篆書而細書其說為注不知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鸚黃為倉庚之名後人誤讀為黃倉庚之類又許氏所列文字間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某字即可補為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頒之學官垂為功令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字之類為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原之所從始而沿其孳生之流成文字原流六卷又取鐘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皆釋其文箋其義詳論於前後倒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此皆著述之大者功在先儒教施來學孜孜矻矻垂數十年而後成也卒乾隆四十六年年八十

畢氏沅說文解字舊音 一卷 存

小學考 卷二十一

九

沉自序曰唐以前傳注家多稱說文解字音隋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疑卽是也因摭錄之以資攷證并爲之敘曰漢許君慎作說文解字十四卷成其子召陵萬歲里公乘沖以安帝建光元年上書獻之且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攷後漢書許君本傳但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涿長卒於家不及太尉祭酒者缺也漢舊儀曰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西曹南閣祭酒又曰太尉東西曹掾秩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然則南閣祭酒爲太尉西曹掾史也百官志曰太尉掾史屬二十四人漢書稱周澤爲太尉議曹祭酒所謂比三百石者是歟玉海曰後漢太尉六十四人許君自言其書成於永元困頓之年爲和帝永元十有二年是時則張酺爲太尉也沖又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慎本從逵受古學逵本傳逵以章帝建初元年承詔入講北宮白虎南宮雲臺本紀載其事於四年合儒林傳敘云建初中則四年爲是許君之書大略皆以文定字以字定聲其立一爲耑者皆文也形聲相益者皆字也故云物象之本字言孳乳而生其例有云從某某省聲從某某亦聲又云讀若某某其時如鄭衆鄭興杜子春及康成之徒注諸經禮高誘注呂不韋淮南王等書皆然自反音興而讀若遂變反音仿自孫炎李登作聲類亦用之晉呂忱依託許書又作字林其弟靜因聲類則作韻集韻書實始焉是編隋志次在忱書之下但云有四卷而不詳撰著姓名及時代攷詩有鸞雉鳴鸞沈重音雉皎反此云以水鸞本音以水水字三寫成小遂爲以小以小轉爲雉皎可見沈時已譌讀同么又忱音鸞爲於水於水與以水適合則是編爲忱以前人所作無疑唐世言文字聲音者每兼采許及忱惟顏籀則文字用許聲音用聲類故所注漢書急就章注及匡謬正俗皆無許書音由可見是編之流傳更尠更足貴矣今攷其音茶爲徒抵反撥爲豬劣反室爲都節反戢爲竹甚反扶爲丑乙反擊爲大可反摧爲奴回反天爲才廉反漑爲奴冷反此皆舌音之正今閩人猶呼朝夕之朝爲韶知否之

知爲低通徹之徹爲鐵纏繞之纏爲田舌音有舌頭舌上之別閩人衆音並歸於舌故獨於舌音能分深淺亦其俗然也其音割爲數妙反擊爲方結反又皆唇音之正古者唇音不分輕重故詩匍匐救之禮記引爲扶服如今沙門讀南無爲那麻無屬輕唇麻屬重唇寡聞者迂其不類不知唐時陀羅尼多云曩謨一云曩莫謨莫亦屬重唇合之麻音爲近也曩南那舌音之轉謨莫麻無唇音之同耳其音汔爲巨乞反挺爲達鼎反又皆送聲之正聲有出送收始發曰出縱曰送終曰收有出則送收兩聲隨之而盡此得於天而不可強假者也人生而有形喉齶舌齒唇五物必備五聲由此著焉從五聲而區之各有其出送收由輕而重由清而濁其輕且清者曰出重且濁者曰收重極復輕濁極復清故聲能以下爲高以高爲下由輕而漸重由清而漸濁重分其若輕濁分其若清皆謂之送緩土之民其聲抒急土之民其聲疾故欽琴本兩聲北人呼琴爲欽通同本兩聲亦呼同爲通潘盤本兩聲亦呼盤爲潘爲緩急之殊俗故巨乞達鼎爲南音之分而亦得北音之合然據此而論則是編亦南人所定者矣反音之法如正之與乏因射爲應但古今語有所殊或致音有所別然推厥由來皆可究知其義故學貴攷其原也許君之書今所存者有徐鉉等校定音並唐韻也有徐鍇繫傳音朱翱所加也有五音韻譜音則鍇所加也然皆唐以後所改更唐所用解字書旣不行其音僅一見於戴侗六書故特字訓注及宋鼂說之芥脆之荃荃字論下亦於古音無涉是編所輯雖寡要爲探本之誼後之人不知珍重者陋也乾隆四十有八年三月程氏炎說文引經攷四卷存

程瑤田敘曰家東治氏博聞好古於學無所不窺余宗之著才也而又與余同年舉於鄉於是益相友善近以所著說文引經異同凡四卷示余余受而讀之曰此治經之津梁也夫讀書之難難在識字弗知其字弗通其義也杜少陵所謂讀書難字過是也作文之難亦難在識字弗知其字

弗善其詞也韓昌黎所謂凡作文辭宜略識字是也說文之於字雖不能全不謬於古義而學有師傳許氏與鄭氏同時亦不能無齟齬然皆不類後人爲鑿空影響之談然則說經者舍康成叔重二氏欲望見古人門切蓋亦難矣昔吾友戴東原語余云爾雅說文二書寶書也其異義處則互有得失如衛風淡則厲說文厲作礪釋之曰履石渡水也而爾雅則曰以衣涉水繇帶以上爲厲此說文之得而爾雅之失也余曰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小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爲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又孟子疾首蹙頰頰字說文釋之曰鼻莖也蹙其鼻莖乃與疾首相貫是憂之形於面目者若作頰頰之字與伸眉連文則可人有所思輒伸眉以蹙其頰蹙額非憂之容也凡此之類難遽數之以終其說而吾東治則盡取其所引經之異同者哀爲一書有文同者有文異者有文異而義同者亦有文異而義亦異者如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說文爲荷澤字今禹貢作達于河雖達荷者終亦達河然九州貢道相次省文若作達河實乖義例爾雅四極西至汎國說文云西極之水也今爾雅作幽風字字或作邠邠地近安得云極耶由是言之說文所載碎金片羽古義爛然治古文者得是書而讀之以論列羣經文字之是非而考訂其得失夫豈復有迷於所往者哉乾隆庚子元旦

按程徵君瑤田又爲曲阜桂進士馥跋說文統系圖曰說文爲治經之圭臬今天下一童子知之然實有功於經不淺小也嘗試檢說文以告於人曰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不有說文則將以食氣爲氣息之氣矣頰鼻莖也故孟子以蹙頰爲憂容言蹙其鼻莖不有說文則將以頰爲頰頰之頰矣揲閱持也又云匹四丈也入揲一匹不有說文則易繫傳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不知揲爲閱持兩手閒容五尺矣荷澤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

荷不有說文不辨今刊本尙書荷作河者爲轉寫之譌矣禾嘉穀也憂赤苗嘉穀也白苗嘉穀不有說文則生民之詩維糜維芑雖有爾雅毛傳赤白苗之釋己不知其爲嘉穀之禾而後世更誤爲赤白黍者益不能正其非矣稟嘉穀實也米稟實也梁米名也蓋儀禮諸篇簠簋實中之加膳與稷有貴賤之殊不有說文則周末秦漢諸說經中不辨梁之爲稟因誤以稟爲稷雖以康成之卓識破先鄭九穀無梁之說補全經義而人卒莫之信者不能正其非矣稌糜也糜稌也今北方有糜農人皆知之爲黍之不黏者不有說文則人又冒之以爲稷矣稷齋也齋稷也稌稷之黏者今無論北方卽天下人皆呼蜀黍爲稌其稟爲稌稽雖蚩蚩之氓皆知作稌字以記其穀名而學士大夫反昧焉不有說文則稷之冒梁於唐以前冒稌於唐以後者終古不知稷之本穀未嘗一歲不生於天地間矣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與考工記治氏之制無毫髮差焉不有說文則人且誤釋考工之文矣墉射桌也讀若準故周官司裘注云侯以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羣釋文羣亦作準而毛詩疏引鄭注譌作質且云質者正也是鄭注刊本字畫已譌而尙存其似詩疏更譌而易其文與義不有說文則皆莫能是正之矣荔是蒲而小根可作刷今北方束其根以刷鍋不有說文則李時珍誤以爲馬帚之莽不能正其失矣如此類者甚繁蓋說文如海雖亦不擇物而盡納之然珍奇無所不有隨手取之皆足寶貴非若砥砭之於玉莠之於苗然無人知至寶之往往在於是而棄弗顧焉說文自好終無益於人治經之士欲不迷於所往蓋亦難矣桂君未谷治說文既悉有其珍奇矣而於數千年若斷若續之緒理其經比其綸指其統系令善畫者圖之今日者人人皆知治經由人皆知遵守說文所謂六書通而經學明也未谷是圖提唱許氏之學蓋欲其綿綿繩繩流風餘韻久而不衰歎

小學考卷十二終

也

小學考卷十三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五

漢靈帝皇義篇 五十章見後漢書 佚

後漢書蔡邕傳曰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蔡氏 勸學 隋志一卷 佚

後漢書蔡邕傳曰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大傅胡廣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召拜中郎校書東觀遷議郎邕目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其誤集漢事未見錄目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詁敘樂女訓彖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行於世

蔡氏 聖皇篇 七錄一卷 佚

蔡氏 女史篇 七錄一卷 佚

按後漢書邕本傳載邕著有女訓隋志不載其目此篇當以四字或三字為句便於女子初學成誦者首有女史句故以名篇後世女千字文所由昉也

衛氏 古文官書 隋志一卷 隋志作衛敬仲唐志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佚

後漢書儒林傳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

小學考 卷十三

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光武目爲議郎宏作漢書儀四篇
目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按古文官書一切經音義開有引之

郭氏顯卿雜字指 隋志一卷唐志作郭訓字旨篇 佚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郭氏顯卿古文奇字唐志作郭訓古文奇字 隋志一卷唐志二卷 佚

李氏彤字指 隋志二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音朝議大夫李彤撰

按李善文選注引字指云倏煥電光也噉大聲也鱷鯨屬一切經音義引字指云礮斫雷
大聲也鷓鴣鳥其鳴自呼飛但南不北形如雌雉翡翠南方取之因其生子漸下其巢頂
可取之皆取其羽也俱李彤字指而非郭也史記景惠閒侯表南鄭侯國索隱引李彤云
河內有鄭亭音頴

李氏彤單行字 七錄四卷 佚

李氏彤字偶 七錄五卷 佚

賈氏勳字屬篇 七錄一卷 佚

無名氏黃初篇 七錄一卷 佚

按篇首有黃初句作者當在魏時

朱氏育幼學篇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佚

按隋志云幼學二卷朱育撰唐志云朱嗣卿幼學篇一卷嗣卿蓋育字也

項氏峻始學篇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吳郎中項峻撰

無名氏始學 隋志一卷 佚

張氏揖難字 七錄一卷 佚

張氏揖錯誤字 七錄一卷 佚

曹氏彥古今字苑 七錄一卷 佚

葛氏洪要用字苑 唐志一卷 佚

晉書葛洪傳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以儒學知名禮辟皆不就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召補
州主簿轉司徒掾撰選諮議參軍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表章二
十卷神僊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光景之景至晉葛洪字苑旁
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尙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又音辭篇曰焉皆音於
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

按說文無影字郭忠恕佩觿敘云形景爲影本乎稚川亦本顏氏攷古影字作景漢隸書
猶不誤如老子銘舍景匿形唐公房碑轉景卽至皆不加彡惟俗本淮南子高誘注景古
影字說者遂謂誤非字苑始不知淮南子注景古影字乃後人校書妄增決非高注觀一
切經拔陂經音義引字苑云景作影則始於稚川無疑又一切經音義引云客作凹突作

凸奕作朕喋作眨之類甚多可參考也

謝氏康樂要字苑 隋志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宋豫章太守謝康樂撰

按隋志傳宋豫章太守謝康樂考宋書謝靈運傳不言其為豫章太守又靈運襲封康樂公後降為侯此疑別是一人名康樂非即靈運也

馮氏韜括字苑 唐志十三卷 佚

無名氏月儀 七錄十二卷 佚

按月儀隋志已亡今所傳法帖晉索靖月儀章云正月具書君白大旗布氣景風微發云云二月具書君白俠鐘應氣融風扇物云云凡十二月皆有某月具書君白句但後人作禮通語未知即七錄所載月儀否此索靖所書用章艸體又有唐无名書月儀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云云並刻入金壇王氏鬱岡齋帖後有周天球跋

陸氏機吳章 隋志二卷 佚

晉書陸機傳曰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為平原內史遇害軍中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無名氏吳章篇 七錄一卷 佚

按吳章篇與陸機之吳章當是二書吳章篇梁時已亡唐志但列吳章篇一卷而不列陸機吳章蓋誤為一耳

王氏義小學篇唐志作王義 隋志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晉下邳內史王義撰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

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惟王義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按王義唐志作王羲之誤也考晉書王羲之傳載羲之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此云晉下邳內史知其為別是一人非王羲之矣顏氏家訓所謂王義小學章者即小學篇而郭忠恕佩觿敘云軍陳為陣始於逸少竟作王羲之則承誤已久蓋羲之工書遂以小學篇屬之又一切經音義引小學篇云篋刷也茲作據同大抵皆俗字正與陳作陣相合

王氏義文字要記唐志作王義 七錄三卷 佚

按七錄有王義文字要記益可知義不當作羲之矣又按唐志王氏文字要記即此書通志藝文略分為二大謬

楊氏方小學舊志作少學集 隋志九卷唐志三卷 佚

晉書賀循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又楊方傳曰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循稱方於京師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上補高涼太守著五經鈎沈更誤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

无名氏始學 隋志一卷 佚

東氏哲發蒙記 隋志一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晉著書郎東哲撰 晉書東哲傳曰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哲博學多聞張華見而奇之召為掾轉佐著作郎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顧氏愷之啓蒙記 隋志三卷 佚

小學考卷十三

隋書經籍志曰晉散騎常侍顧愷之謨 晉書顧愷之傳曰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為散騎常侍所著文集及啓蒙記行於世

按文選注引啓蒙

顧氏愷之 啓疑記 隋志三卷 佚

陸氏暉 悟蒙章 見魏書 佚

北史陸侯傳曰侯代人也子十二人長子敬多智有父風敬有六子琇凱知名凱長子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暉位尚書右戶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恆州刺史暉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

呂氏忱 字林 隋志七卷 舊唐書十卷 宋志五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晉弦令呂忱談 魏書江式傳曰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仕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 隋書潘徽傳曰徽為韻纂序曰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 唐六典曰吏部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凡諸州每歲貢人其類有六五曰書其明書則說文六帖字林四帖 又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

率與計借其科有六五曰書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此為通 注說文六帖字林以為之業其習經有暇者令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韻業餘字書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字林一年 通典曰試說文字林凡十帖 說文六帖 字林四帖 口試無常限皆通者

為第 司馬貞史記信陵君傳索隱曰呂姓忱名作字林者孫愷唐韻序曰及案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說文玉篇石經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遜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以來創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張參五經文字序例曰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 張懷瓘書斷曰晉呂忱字伯雍博識文字誤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 封演聞見記曰晉有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皆呂忱所益 新唐書百官志曰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為業各六十人暇則集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書學石經說文字林為韻業兼習餘書 林罕字原小說序曰惟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十五卷名之曰說文頗有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闕洎三國後歷晉魏陳隋書盛行篆書殆將泯滅 崇文總目曰初秘書丞上言國子監所收史記漢書誤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敬宋祁與靖洎直講王洙於崇文院警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六經小說字林說文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今所校本之以許慎說文呂忱字林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顏魯公千祿字書分毫補注字譜參以毛晃增韻及其子居正所著六經正誤 李燾新編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曰晉東萊縣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敘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他說揉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 古文疑是

呂忱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重字當是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 又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

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敘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今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它說雜採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忱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志又載宋揚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聞有音獨無吳恭姓名仍無卷標署隱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乙山僧雲勝注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為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事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字林五卷晉苻令呂忱撰太乙山僧雲勝注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書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採雜錯亂未必完書也 山堂考索前集曰唐取士之科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 山堂考索後集曰龍朔二年東西都復置石經說文字林為顯業 洪邁容齋隨筆曰古人入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許觀東齋記事曰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威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倉爾雅為禮部韻雜記同 王亨搜采異聞錄曰唐六典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入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令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倉頡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者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

美者也 陳子兼窗閒記聞曰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稽詮而忽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略倉雅不知書其支業小學其宗系也 通考曰字林五卷巖李氏曰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 魏了翁經外雜抄曰說文韻譜前序注云古文籀文疑是呂忱所增入按叔重自序今收篆文合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 王應麟玉海曰晉呂忱字林七卷書目曰字林五卷或疑非本書三朝史止一卷

吳氏 恭 字林音義 隋志五卷 佚

陸氏 善經 新字林 五卷 佚

傅氏 瑾 字林補遺 江南通志書目十二卷 佚

韻管見三卷

釋 雲勝 字林注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太乙山僧雲勝注 通考曰巖李氏曰篇首又題雲勝注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

按錢詹事大昕曰雲勝宋初僧工隸書宋太宗新譯聖教序即雲勝書也

任氏 大椿 字林考逸 八卷 存

任大椿自敘曰唐六典載書學博士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字林之學閱魏晉陳隋至唐極盛故張瓘以為說文之亞今字書傳世者莫古於說文玉篇而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字林

不傳則自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書相傳之脈中闕弗續夫玉禾璇樹至寶也雲雷之觚丁辛之
直貴器也藏而忽散苟旦旦而購之物物而積之其復也雖未必稱其藏也而纖悉足珍矣余於
字林亦同斯志爰是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鉤沈起滯積累歲年遂成八卷綴集既竣復綜論
之昔人謂字林補說文之闕而實亦多襲說文爾雅釋天釋文謂靈字林作靈而不知說文原作
靈五經文字謂字林以謚爲笑聲而不知說文原以謚文爲笑聲於此見字林本集說文之成非
僅補闕而已乃其補闕又非一端有說文本無而增之者如五經文字所云祧禍道遙是也有說
文本有而文各異體者如說文作蜡字林作蜡說文作瑛字林作瑛是也至說文載古文籀文李
燾疑爲呂氏增益後人因而附入豈知叔重原書本合古籀不待增益封演謂呂氏更按羣典搜
求異字誤爲字林然則忱所補者書非一體後人未必專取古籀收系許氏此其說未精究者也
余爲是編蒐羅散佚忱書體例見於茲諸家異說多所考鏡然而載籍極博耳目易窮未克求諸
六合之外而先失諸跬步之間補遺正誤是又俟諸博雅君子矣 程瑤田書後曰任子田嗣部
之誤字林考逸也其敘曰字林實承說文之緒開玉篇之先字林不傳則許氏以後顧氏以前六
書相傳之脈中闕弗續瑤田於其書既刻成後披而讀之喟然歎曰旨哉祠部之言也請試言之
說文之解禘字也曰精氣感祥玉篇則引鄭康成氏周官既禘注曰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初以
爲感祥成祥或具兩義而字林用說文之言直曰精氣成祥於是今說文轉寫之譌一旦可以論
定禘之爲妖祥也說文不見玉篇但以祥釋之夫地反物之爲祆也祥之爲言祆怪之謂也故言
祥則祆見矣然祥又有福也善也之解不有字林安知不專以爲善氣哉璣从幾幾微之義小之
說也說文但有珠不圓之一解猶从菊全備之義具之說也說文但有犗牛乘馬之一解得字林
然後小珠之爲璣牛具齒之爲犗其義皆見矣有垣曰苑無垣曰圃字林之精義也文王之圃七

十里齊宣之圃四十里安得築垣以限之而說文乃以圃爲苑之有垣者玉篇舍字林而於說文
亦辨之不審矣字林抽牛眼皆黑鞞刺履底也玉篇一逸皆字一逸刺字義乃不備爾雅曰麋其
跡躡鹿其跡躡麋其跡解兔其跡迹言獸跡之不同也如是故字林釋迹字曰兔道也說文乃以
迹爲獸迹之通名哉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澗濟爲澆汶爲澗洛爲波澆爲潛淮爲澗江爲沱過爲
洵言水所自出之名其不同也如是故字林釋洵字曰過水也說文乃以洵爲過水中之通名哉
昭晴又作昭睜不悅視也言不悅之意見於目之視此字林之精義玉篇失之以爲不悅良亦未
察其字从目之指與釋氏四分律音義之引字林曰祥牝也其僧祇律音義引之則曰祥牝羊今
說文亦曰牡羊轉寫之譌也吾以四分律之牝字證而改之夫豈一人之私言哉初學記之引說
文也集韻之引說文也古今韻會之引說文也皆曰牝牝羊也三爲衆矣而字林之見於四分律
音義者又從而附益之豈孤證哉其在爾雅曰牡牝牝羊其在毛詩傳曰牝羊牝羊也其在廣雅
曰其牝三歲曰牝夫豈一人之私言哉字林曰牝未辟羊也廣雅曰牝羔也周年曰辟羊未周年
羔之謂也說文不見而玉篇但曰羊也豕子幼者名豕義見爾雅伯雍本之以著字林曰豕小豚
玉篇惟收說文幼小之義而古人以豕爲幼豕之名蓋闕如也爾雅山一成坏釋文云坏或作坏
字林曰坏一成山蓋坏字通說文則曰坏邱再成者也夫邱再成在爾雅謂之陶邱矣字林曰
豺狼屬狗足據爾雅豺狗足之云則足字爲是而說文曰狼屬狗聲或者足似狗其聲亦似狗與
說文曰擡舉手下手也玉篇从之而字林乃曰舉首下手案周官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
說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言但俯下手則不舉手可知舉首者對首頓首空首諸拜皆必俯首
今擡則舉首不俯但俯下手而已說文舉手手字爲轉寫之譌無疑涼字說文不見字林云施畧
於道合廣韻張取獸之解觀之然後知玉篇作施置者斷爲施畧之譌耳字林曰蜈蚣螂蛆也甚

能制蛇莊周書螂且甘帶帶為小蛇其證也案爾雅蒺藜螻蝻蒺藜莖葉似蜈蚣爾雅舉似名之
螂蛆之為蜈蚣審矣說文既不見玉篇亦無是解今惟廣雅有之而字林與之相輔則爾雅之義
於是不孤大蛇名蟬出魏興但張其口小蛇及蝮即自吸入蝮聽似蜥蜴亦出魏興下樹齧人人
必死復上樹垂聽聞哭聲乃去二物說文皆不見玉篇雖見不詳也字林詳之殆亦足以廣異聞
以坊名屋今處處有之故市屋率曰坊說文無坊字他字書皆不以為屋名別屋之解惟見字林
矣林慮黃水發原神困之山谷案林慮即遠志河內郡屬之隆慮隆慮之下次以蕩陰云蕩水東
至內黃澤然則內黃澤者疑即林慮黃水來至此滙為澤也魏郡內黃縣下應劭曰春秋吳子晉
侯會於黃池今廣澤在西臣瓚以為陳留郡屬之外黃有黃溝則黃池不得在魏郡師古是瓚說
余謂黃池自非黃澤而黃澤當為林慮黃水之所滙足證字林之說矣鄭康成氏注曲禮戈戟之
鐔案鐔鐔猶紛紜言左右橫出其刃非一也二字玉篇有之曰矛有二柄夫一矛安得有二柄字
林橫字亦安石之碎金哉凡若此者皆能上證說文下證玉篇然則字林之初作也實足補說文
之漏略而為玉篇之先聲則今日於字林散逸之餘為之拾瀋求亡其功有甚於初作之時者更
在於足以訂說文玉篇轉寫之謬今其所采掇者凡文千有五百於字林原書存十分之一二耳
海內之書容或有未之見者繼自今見聞愈博所獲愈多采掇之數焉使倍之吾知子田祠部其
不以今日之所考逸者限之矣

小學考卷十四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六

何氏承天纂文七錄三卷 佚

宋書何承天傳曰承天東海剡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
史百家莫不該覽為參軍出補宛陵令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召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
撰朝儀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出為衡陽內史為州司所糾繫獄值赦免除
著作佐郎撰國史領國子博士遷廷尉免官卒於家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合并以類相
從為三百卷并前傳稊論纂文論並傳於世又考定元嘉麻

按南史劉杳傳引纂文張仲師長頸王二事又文選注引云書縑曰素需雲若大波他若
初學記一切經音義所引甚多

顏氏延之纂要 唐志六卷 佚

宋書顏延之傳曰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為
行參軍轉主簿遷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徵為
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出為永嘉太守屏居里巷起為御史中丞遷國子祭
酒復為祕書監光祿勳太常世祖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散騎常侍特追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憲凡所著並傳於後

按山東通志經籍有何承天爾雅纂文十卷顏延之爾雅纂要一卷即纂文纂要二書蓋
其體侶爾雅遂妄加二字於上也

李氏 鈺 字辨 見北齊書 佚

北齊書儒林傳曰李鈺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複受左氏春秋鈺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弟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謬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恆至數百燕趙閒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鈺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暉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鈺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心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義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天保初詔鈺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監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麻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鈺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顯祖詔鈺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

江氏 式 古今文字 四十卷見魏書及北史 佚

北史江式傳曰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授長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燉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

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版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云云詔曰可如所請併就太常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謔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赦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 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迹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同為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台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者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吏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平北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敦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謬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氏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官商繇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著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迫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醜神蟲爲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魏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

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健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喪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讓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篇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代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令鈔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誣議疑隱庶無紕繆所讓名目伏聽明旨

魏太祖眾文經 見魏書 佚

魏書太祖紀曰天興四年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

魏世祖新字 見魏書 佚

魏書世祖紀曰始光元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曰昔在帝軒創製造物乃命蒼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竝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取用者願下遠近永爲楷式

阮氏 孝緒 文集略 隋志六卷 佚

隋書經籍志曰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 梁書列傳曰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幼至孝性沈靜偏通五經與吳郡范元炎俱徵竝不到卒時門徒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行於世

唐釋元應一切經四分律音義曰醍醐二字此書甚淺俗音體並無所據也

按一切經音義引文字集略醍醐之外又引云聖作郢同胡卦反網礙也港水分流也惋歎驚異也臉眼外皮也騙躍上馬者也鼎以鐵貫肉鬻也訣絕也捫相對舉物也楊摶蒲采名也胡菱香菜也犛牛名也洋作煬釋金也名相詔目也鈿金花也邏謂循行非違也破皮細起也物堅曰鞭斷首曰刎又文選注引云嶠崖也靄雲狀靄亦靄也一大切幌以帛明窻也汀水際也裏坐衣香也俗字居多誠如元應說云

劉氏款古今文字序 七錄一卷 佚

梁書劉訥傳曰訥字彥度平原人也與族兄劉歊共卜築 又曰劉歊字士光訥族兄也博學有文才以山水書籍相娛著革終論疾卒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氏曼倩文字體例 見梁書 佚

梁書庾詵傳曰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子曼倩字世華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主簿遷祿事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算經及七曜麻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 按曼倩所著不見於隋志良可異也

无名氏文字譜 隋志一卷 佚

无名氏文字整疑 隋志一卷 佚

彭氏立文字辨嫌 隋志一卷 佚

曹氏憲文字指歸 唐志四卷 佚

周氏興嗣千字文 隋志一卷 佚

梁書文學傳曰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堦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讓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讓史如故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讓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勅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余按勅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勅音赤說者曰誠也固也勞也禮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尙書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我五典五惇哉又太史公論堯舜以臣臣相勅惟是幾安皆用此勅字而後世遂以勅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勅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勅以爲勅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故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勅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勅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勅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動敕之名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勅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勅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

裁禕之自以秉政而未見勅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勅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勅比用白紙多為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勅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昱漢天子四書之一勅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為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祭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公為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按魏文侯敕蒼唐以鷄鳴時至 王觀國學林曰楊文公談苑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觀國案梁書周興嗣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碑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為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誤文為榮故興嗣於千文加敕字於官稱之首也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與任昉昉謝啟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卜彬謝修卜忠正墓啟曰彬伏見宣敕修臣亡高祖忠正公壺墳瑩唐高祖武帝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元齡等刪武德以來敕三十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榷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云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敕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觀國案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章草體當時敘次碑帖者誤題以為漢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為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羲之則非也 王應麟玉海曰宋朝太祖謂近臣曰千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

242

次韻而成詞理無可取 顧炎武日知錄曰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曰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陳書沈攸之傳是時梁武帝製千字詩賦乃為之注釋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中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遠為之注釋今以為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考本傳以為王羲之而此又以為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隋書文苑傳秦王俊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閻若璩潛邱劄記曰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興嗣一蕭子範子範製久失傳而所次韻之書梁書以為羲之宋史以為鍾繇要梁書近而得其真或曰興嗣當梁武帝初勅撰文能不染佛氏一語信有勁骨者余謂四大字有二一出老子一出圓覺經詳篇中四大字非指地水火風乎然則時風眾勢所趨真能不染其片語隻字者不綦戛戛乎難哉

蕭氏 子範 千字文 舊唐志一卷 佚

梁書蕭子範傳曰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為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為建安

太守還除大司馬南明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

蔡氏遠注千字文 見梁書蕭子範傳 佚

蕭氏子雲注千字文 隋志一卷 佚

梁書蕭子雲傳曰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晉代既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表成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謨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大通元年除黃門郎復爲侍中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事體答故云臣昔不能故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曰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事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駭心手相應巧踰杜庶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爲神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於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 黃庭堅跋章草千字文曰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繆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按蕭子範兄弟一作千文一注千文自是兩事隋志遺子範千文一卷故顧氏疑之然非

有錯誤也

胡氏蕭注千字文 隋志一卷 佚

亡名氏篆書千字文 隋志一卷 佚

亡名氏草書千字文 隋志一卷 佚

薛氏古篆千字文 見魏鶴山集 佚

魏翁答薛檢法書曰寵教古篆千文前輩用功本末兼舉大抵皆爾某自爲兒童卽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鐘鼎款識及篆韻某皆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爲檢法之曾從祖也

無名氏百體書千文 讀書志一卷 未見

鼂公武讀書志曰百體書千文一卷良齋謝公謬題其後曰神剗天畫千類萬狀豈止汲冢魯壁

周鼓泰山耶

趙氏孟頫書千字文 一卷 存

宋彝尊跋曰周興嗣千字文便於小學善書者恆寫一本獨智永曾書八百本散在江南而吳興

趙王孫亦屢書之延祐三年四月有旨趙子昂寫來千字文一十七卷發祕書監裝背收拾此或

一十七卷之一也吾鄉項子京家刻石今歸於余

潘氏徽萬字文 一卷見隋書 佚

隋書潘徽傳曰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竝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尙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遷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於陳二人使徽接對之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

遺集字書名為韻纂未幾俊薨晉王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煬帝即位召
檄與陸從典褚亮歐陽詢等助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元感兄弟甚重之及
元感敗檄以元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檄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
發病卒

无名氏演千字文 隋志一卷 佚

鍾氏 續千字文 一卷見張萱疑耀 未見

張萱疑耀曰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揭一千字不重者
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南
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檄魏文於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
帝喜鍾繇書而祕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為千字文未知孰是
今世有鍾繇千字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偽撰也

胡氏 演敘古千字文 讀書志一卷 未見

鼂公武讀書志曰致堂先生胡寅明仲所作也南康黃西坡灝商伯為之傳晦菴朱文公書其後
曰叙事立言昭陳法式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道統開示德門又於卒章深致意矣新學
小重朝夕誦之而諷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

侍其氏 續千字文 讀書志一卷 存

葛勝仲談侍其公墓志曰璋字良器蘇州長洲人皇祐二年中進士第累官至池州牧致仕公夙
嗜學問製續千文行於世 葛勝仲序曰昔梁武帝得王逸少所書千字文襍亂不可讀命陳郡
周興嗣次為韻語以便臨翫後世謂之千文歐陽率更張長史道人智永輩各有藁書本行於世

已世

舅侍其公亦好草聖書千文尤工好事者時得之輒以鏡石又嘗以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
千言貫穿經傳詞義粲然豫章黃魯直見而抵之以書曰引辭連類使不相舐觸甚有功當與凡
將急就竝行也千文為天下官府若市井簿領會數之用久矣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
為母配以次字為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豈小補哉公博學善屬文此特一時
弄筆為戲耳乃為簡牘無窮之用竊嘗謂械樸微物也而薪之樞之可以享上帝養聖賢不龜手
之華賤藝也而習以水戰大敗越人取封邑事小而用大者在古多用之豈特是書而已哉公皇
祐元年進士屢刺名郡所蒞有政績官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諱璋字良器 鼂公武讀書志
曰佐朝散大夫知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侍其璋字良器所著也昔周興嗣次王逸少所書千
字為韻語以便觀省後世謂之千文良器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千言以續之山谷嘗抵以書曰
引辭連類使不相舐觸甚有功當與凡將急就竝行也葛文康公勝仲為之序 四庫全書提要
曰良器里貫未詳官左朝散大夫知池州軍事是編皆摭周興嗣千字文所遺之字仍仿其體製
編為四言韻語詞采亦頗可觀其孫嘗刻石拓溪後有乾道乙酉鄉貢進士謝褒跋

劉氏 紹佑續千字文 見歐陽巽齋文集 佚

歐陽守道跋曰隸書始秦李斯趙高胡毋敬三人通作二十張漢興間里書師釐為五十有五每
六十字為一章計字三千三百小學始於識字然必音韻諧協文義可通始便誦習是三千三百
字雖不見於今然觀其有章可分則必有音韻文義者也梁周興嗣拾斷碑製千文行於世將千
載成所謂三千三百字非此類歟吾州名進士劉君紹佑續興嗣文其數如之而文義非興嗣所
及矣君以摹本遺余余讀而善之曰君以興嗣之文為續則揚雄訓纂之廣史篇也興嗣之文已
用者不再用而措辭奇古復出尋常則司馬相如之凡將無複字也若夫假字為訓而天文地理

人事之端往古來今廢興得失之迹納鉅於細該繁於約使幼學者口誦心惟預為方來大學之地此則致堂先生胡公敘古之本意豈相如雄興嗣輩區區於字學者哉而君之自序乃以為戎帳戶版勾稽記識之助若自小其書者或者疑之抑不知書契本以代結繩君此言蓋原上古造書之本意云

夏氏太和性理千字文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太和福清人洪武中國子監助教

解氏延年敘古千文集解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延年栖霞人正統癸未進士四川順慶知府

李氏登正字千文 千頃堂書目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登字士龍土元人萬曆初貢士崇仁縣教諭

瞿氏九思正字千文 千頃堂書目一卷 未見

徐氏渭集千字文 一卷在徐文長集 存

周氏履靖廣易千文 一卷見夷門廣續 未見

呂氏世之千字文 一卷 未見

顧序曰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為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晉之世今所傳天地元黃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字之易於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爾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為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

0241

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竝綜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

江氏瀾千字再集 江南通志書目一卷 未見

按江瀾休甯人

卓氏珩集千字文 一卷見池北偶談 存

三士頑池北偶談曰仁和卓人月集周興嗣千字文為千字大人頑枇杷二字拆用亦極典切

項氏裕集千字文 一卷見亞谷叢書 存

鮑亞谷叢書曰武林項霜田溶凡集數次見其咏史一本字句牽合故自為之注釋方可意解

馮氏嗣吉增壽千字文 一卷見亞谷叢書 存

嗣京自敘曰原本千字文重一潔字其用意雖嚴而安章布句殊少倫次覽者有餘憾焉明徐渭卓珂等別出新意各作一篇然亦瑕不掩瑜余久欲效顰而未暇也壬寅秋入都見館閣諸公詩文弘麗預為來年稱祝不揣鄙陋妄欲抒詞遂將千字內除一潔字增一壽字湊集成篇題曰增壽千字文篇中自有紀載以來略加摭拾而不及明代者以史局未有成書故也康熙後壬寅長至後二日 鮑鈺亞谷叢書曰馮留士廣文纂本枇杷二字連用未拆然篇中頗有佳句

小學考卷十四終

四十一



